

徐蔚南主編

文	青
選	年

新
生



日 新 出 版 社 印 行



讀者注意

全國青年文藝競賽最好機會

本社爲鼓勵男女青年寫作興趣並便利發表思想起見，特經常徵求文稿，聘請名家，編選成書。徵文辦法列下：

- 一、應徵之文章，概用白話文，加上標點，分清段落。
- 二、每篇字數，以三千字爲限，二千字以內最好。
- 三、每人應徵之篇數，並無限制。題材體裁，亦不限定。
- 四、選用之文稿，編輯人得作文字上之修飾。
- 五、選用之文稿，每篇致酬一千元至五千元，由本社酌定，於出版後致送。如另行投寄長篇作品者，其酬報另定之。
- 六、選用之文稿，於出版後每人贈送該書一冊。
- 七、不用之文稿概不退還。如欲退還，須預先附來掛號寄費。
- 八、應徵之文稿，得用筆名發表，但仍須寫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如係學生，更請寫明校名及年級。

日新出版社徵文部啓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三樓三二三號A

序

我每月在民國日報覺悟欄中舉行一次「青年徵文」，獲得青年作家們偉大的支持，紛紛以佳作惠寄，每天所得到的稿子，要超過覺悟所能容納的兩倍以至八倍。我細心地選擇文筆最好的，內容最動人的作品來刊載，幸蒙各界讀者，尤其是青年學生們，一致予以鼓勵與讚許。這不是我個人勞作所致，而是寄稿者的功績！

百新出版社約我將覺悟中發表的作品，再加一遍選擇，把可以給青年們欣賞觀摩的作品提拔出來，作為青年文選叢書，印成單行本。這個提議，恰好可以滿足一般青年屢次要求覺悟每月發行彙訂本的渴望，所以我立刻就接受了。

青年文選叢書所選的文字，並不限於青年作家，老作家以及已成名的作家的作品，只要富於青年精神的而且富有滋養的，我也選錄了。或者，這更足以啓發青年們寫作的技巧。所選的文字，依體裁分類，如論文、小說、詩歌、書信等七八種。這不僅使青年們對於各種文體能得到認識，並且也使青年們在多種多樣的詩文中，得到極濃的閱讀興趣。

我相信這部青年文選對於青年們可以有點益處的。第一，青年們閱讀青年文選，至少在思想上必不至落伍腐化；在知識上可以增加新鮮而正確的觀念。其次，即就練習作文，也可從這部青年文選裏，得到許多觀摩之處。

現在這部青年文選叢書開始發行了，希望各地的青年們都能以愛我的熱誠來愛好這部叢書！

一九四六年 徐蔚南

青年文選第三輯目錄

(一) 通論

覺悟

爵士音樂與跳舞

「面子」論

漫談希望

希望漫談

希望是個騙子

希望決不是騙子

希望平議

幾種要不得的希望

戀愛之路何在？

這是戀愛之路

更生 (一)

李棉 (二)

楊寬 (三)

沈雲崗 (五)

徐白言 (六)

彬兮 (八)

蘇羣 (九)

蔡公坡 (一一)

尤靜生 (一三)

阿夷 (一四)

冰影 (一五)

(二) 專論

人物畫六要

朱應鵬 (一七)

(三) 散文

一個工廠職員的希望

許玉麟 (二〇)

至性

姚寅仲 (二一)

一位小姐的奮鬥史

余惠珍 (二二)

長江三角洲的消長

陶 (二七)

希望美國好婆回來

陶 (三〇)

驚險歷程

唐風 (三一)

人生的路

藍戈 (三四)

我找到一條路

沈飲 (三六)

鬼路

之華 (三七)

人生應走的路

辛人 (三九)

一條隱士的路

鉏東 (四〇)

家

厲生 (四二)

不堪回首話舊居

尤靜生 (四五)

霧與家

熹亮 (四七)

理想的家

李方正 (四九)

一個兵的家

寧生 (五〇)

新生

古口 (五三)

小樓夜雨

楊素華 (五四)

(四) 小說

- 慈母心……………德卿 (五五)
父母心……………施瑛 (五七)
石窟得寶記……………張意 (五八)
午餐……………蘇羣 (六〇)
在鐵蹄下的人們……………曙光 (六三)
「牛馬走」的開端……………沈飲 (六七)
豬的故事……………沈雲崗 (七〇)

(五) 詩歌

- 青年歌……………胡樸安 (七三)
祈太平……………胡樸安 (七三)
桃花源曲……………胡樸安 (七四)



通論

覺悟

十餘年來，總覺得人世冷酷，生命無聊。以爲所有的人情，都是虛偽的；一次點頭，一番寒暄，無非勉強周旋罷了，以爲所有的同情互助，不過互相利用而已。因此將自己的心胸縮得極小，把自己造成一個木僵滯鈍的人，將自己擠斥於人世之外，孤零零地徬徨、煩惱，度了四千多酸苦的日子。

然而，我知悔了，我認錯了！我明明在父母的愛護下生長，在親鄰的關心中長成，在朋友的幫助裏生活。如果沒有父母的愛護，親鄰的關心，朋友的幫助，我能有這樣一個我嗎？假使我是一株小草，那末這些愛護、關心、同情，便是陽光、便是雨露。沒有她們，那裏有我？

我們的世界有如一個蛛網；我們居在網中心，四圍是密密的愛護關心和幫助織成的網絲，這些網

更生

絲是纏繞相連息息相通的；我們的每一慶幸會引起許多人的快樂歡笑，我們的每一不幸會引起許多人的關心、嗟嘆，甚至流淚悲泣。網呀！情愛的網！

我們的世界原也有虛偽，原也有冷漠，原也有利用欺詐，原也有掠奪殘殺，因此人人心中都充滿了驚憂、疑忌，充滿了仇視、憎恨。然而我們的世界上確也有同情、互助和愛。這世界已够冷酷了，够悲慘了，我們不要再來添一些冷酷，添一些悲慘。我們曾經享受過許多人給我們的愛護、同情和幫助，我們也應該施予人家以愛護、同情和幫助。我們自己已嘗透了冷酷悲慘，我們不要再使人家受冷酷悲慘。我們應該拿出所有的同情、互助和愛情來對待任何一個不相干的人，使這世界成爲春天般的溫柔和暖，就是我們到了一個極遠的陌生地去，

也不會受到冰冷的白眼，和窮人的欺詐，這是我們

爵士音樂與跳舞

李 棉

有人慨嘆近代中國音樂沒有展開，古代樂曲已經成了歷史上的陳蹟，新的還沒有建立。從國樂方面說，那些「絲竹金革」之類成爲單調的「五音聯彈」，崑曲之演變而爲皮黃，其簡單的旋律，在音樂藝術上成就不大，不中不西的粵樂，有一種庸俗而爛熟的感覺，所謂「禮樂」之邦的國家，音樂藝術是沒落了。

年來雖然有人對於音樂藝術之研究，已稍稍注意，但於介紹西洋正統音樂與如何改進國樂的工作似嫌不夠，於是爵士 (Jazz) 音樂却在這個期間像潮水似的衝了過來，它首先衝進舞場、餐廳，然後隨着有聲電影的勃興而衝進第八藝術 (電影) 的領域，因此一班作曲家莫不鑽在爵士音樂的圈子裏翻跟斗。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爵士音樂忽然瘋狂地流行於全世界，而在音樂藝術上掀起了一個狂潮，如

所需要的世界，這是我們所應盡的義務！

果翻一翻西洋音樂史，便可以知道這個現象並非偶然。Jazz 名稱的來源雖不可考，據吾人研究，爵士音樂爲美洲土人與阿非利加人的音樂當屬毫無疑議。西洋音樂到貝多芬時代已經發展到頂點，不久便到了低潮的階段，在音樂史上是成了一種窒息狀態，直至大戰以後，土人的爵士音樂忽然侵入了文明國家的音樂領域，而很快的便爲文明國家所接受、所歡迎，這是一個很有興趣的問題。

爵士音樂本來是土人舞蹈時所演奏的音樂，節奏明朗，旋律動人，人們聽到那種聲調內心便引起一種愉快，而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跳舞原是人們感情洋溢時的一種無法壓抑的有節奏的動作，爵士音樂的旋律鮮明活潑，所以用爲舞蹈時的伴奏，自然很宜。最初，巴黎名跳舞家德利與比沙等開始採用爵士做跳舞的伴奏，後來各地的舞廳，咖啡館也一致採用。

爵士的本身是一種原始音樂，而歐洲文明國家的紳士淑女會將欣賞音樂藝術的興趣移在土人的音樂上，這似乎是歐洲音樂藝術之沒落。不過人類的愛好，在某一點上往往是有其共通性的，文明人愛吃甜的果子，土人未必不愛吃，自然，能够挑逗土人情感的音樂，文明人聽來也會引起激動的，而且在感情被激動這一點上，文明人土人是並沒有什麼不同。所以爵士可作為土人的跳舞伴奏，也可用在文明人的跳舞上，因為它的節奏容易撩撥人的情感

「面子」論

偶然讀到日人長野郎所編著的所謂「支那事典」，其中特立一條叫做「面子」，他認為中國的社會裏「面子」經常地很廣泛的支配着一切日常的行動，商人間的買賣，要講「面子」的便可以得到許多便宜，政治上也有「面子」在支配着，有「面子」的就可以在政治舞台上活躍，甚至勞資糾紛也得要有「面子」的人才可調解，我們又讀了密勒士評論週報上「輸入專家是不夠的，還要相互瞭解」一

，使人發生興奮，而使人聞聲起舞。爵士音樂不像古典音樂，其本身具有獨立的形式與內容（已經遠離了跳舞時的伴奏作用），因此把爵士音樂同跳舞配合起來是最適當的了。

在音樂藝術非常落後的中國，近年來在大都市裏也到處飄揚着爵士的音符，隨着跳舞之流行，爵士音樂正是方興未艾；但是爲了提高音樂藝術，對於嚴正的音樂（MUSIQUE SERIEUSE）還有待於我們的音樂家之努力。

楊寬

文，也指出了我們中國人對於「面子」的重視，在甘肅油田受訓的工程師，爲了保持「面子」，不肯親自操作，還要輕視那些親自操作的美國專家們，以致美國專家們失望而回。「面子」問題在我國社會裏，既然佔這樣重要的地位，被外國人這樣的注意着，究竟要得要不得呢？

在我們這個社會裏，無論上上下下的人，非常看重情面，一切困難的事，一講「面子」就可迎刃

而解。接洽任何事情，如果用情面來疏通，就會比較地順利進行。同時我們中國人的心理，自尊心太大了些，對於名譽又看得太重了些，一方面自尊地要保持自己的「面子」，一方面又自卑地尊重人家的「面子」。所謂「面子」，就包涵着「情面」「自尊」和「名譽」等等多種的涵義，所以「面子」會成爲一種支配一切行動的力量。你要有求於人，必須要靠「面子」，人要有求於你，也得要用「面子」，你想在社會上得到崇高的地位，必須先造成自己的「面子」，你想在政治上活動，更得要預備好相當的「面子」，如果自己的「面子」不够用時，必須要借用旁人的「面子」來應付，若是不講求「面子」，准會被許多人看不起，成爲一切行動的絕大障礙。呀！「面子」，「面子」，你在中國真不知拉起了多少人，也不知埋沒了多少人。所謂「聞人」，所謂「名流」，就是靠「面子」來支撐的，如果喪失了「面子」，就算不得「聞人」，就沒法插足「名流」的行列。呀！「面子」，「面子」，你在中國真不知做成了多少事，也不知破壞了多少事。所謂「事業」所謂「偉績」就有許多是靠「

面子」來實現的，如果喪失了「面子」，就辦不成事業，就沒法創造出許多偉績來。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對於事物當然要起感情作用，可是我們中國人辦事，專講「面子」，一切都感情用事，不用理知來判別事態的急緩輕重，那就阻礙了重要工作和緊急工作的展開。同時對於用人，也往往只講「面子」，不用理知來選拔適當的人才，那就影響到一切工作的工作效率。而且那些有「面子」的人，又不免要表現出他的「面子」，擺起架子，不肯切實去辦事，爲親自操作，那是沒有「面子」的人幹的，於是什麼事一到有「面子」的人手裏，只是說說空話，敷衍了事。目前中國社會上一般人，看到了「面子」的重要，知道「面子」是起家的唯一本錢，因此重要的事不辦，專門在那裏設法製造「面子」，到處奔走，結識有「面子」的人，到處自我宣傳，甚至相互標榜；爲了「面子」，真是忙够了一般人，爲此不知浪費幾多可貴的光陰和金錢。在目前的中國社會裏，謀事要「面子」，做事要「面子」，交際也要「面子」，忙着製造「面子」，閒着保持「面子」，似乎整個社會只有

「面子」問題最主要，一切事業倒反成了支撐「面子」的工具，那還要得麼？

我們認爲要挽救中國當前的社會和政治，必須要根絕這些「面子病」，一切事惟人才是用，一切

漫談希望

我曾經聽見一個人說過：「人生好比一輛永遠不停的車子——除非壞了——只許一直向前進，不許朝後退。」

倘若這語句是確實的話，那末我對於「希望」這個抽象的名詞，好有一比，比做什麼？比做推動車子前進的原動力。

所謂推動車子前進的原動力云者，即不是馬匹，便是驢馬，不是電力，便是蒸汽等等。

車子沒有原動力即不能前進，換句說話，人生也是一樣，缺了希望即缺了使人「活下去」的勇氣！記得從前有一個故事，在一個村莊裏，有一個終年辛勤工作的石匠，他永遠不停敲鑿着石器，叮噹叮噹，除去了睡眠吃飯之外，整天的時間都化費

事惟實際問題，要不顧情面，要不採納虛譽，人們無所用其「面子」，那一切事業才能大大的改進，建國的工作才能迅速地完成。

沈雲崗

在工作上面。

一天，有一個天真的小孩子走近了他，好奇的問：「你爲什麼永遠這樣辛勞的工作呢？」

石匠懊惱地說：「咄，辛勞的工作可以賺錢。」

小孩又問：「賺些錢何用？」

「賺錢買米燒飯吃。」

「吃飽了又怎樣？」

「小鬼！」石匠憤怒地說：「吃飽了才可以依舊鑿石器。」

「鑿了石器怎樣？」討厭的小孩子又問他。

「？……」石匠呆住了。

是的，石匠此時覺察自己的可憐了，工作、吃飯、工作、吃飯……至於死。

第二天這村莊裏，便沒有了石匠的擊石聲。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它告訴了我們「希望」對於「人生」的密切，失去「希望」的人，是不能發出工作的力量了，正如一輛車子，缺少了動力就不得不拋錨一樣。

X X X X

西班牙有一個詩人說：「希望好比一個娼妓，喜歡對人擠眉弄眼，勾搭人，對人生加以引誘和蠱惑。」

不錯，希望是一個不安本分的女人，她喜歡做媚眼，勾搭人，引誘人走上正路，也蠱惑人踏上歧途。

許多人爲它捨身流血，許多人爲它流芳百世，許多人爲它遺臭萬年，這裏要注意的便是一切

希望漫談

我們的生命是一種「流」，不能有一刻休停，而推動這「生命之流」的就是「希望」，「希望」宛如天堂的樂土，長滿着奇花異草，陳列着玉液瓊

望都須把人類大衆的幸福作標準，流芳百世，遺臭萬年的分野便是在此。

當心着，朋友們：身畔蠱惑的奸邪的希望是否已融洽了你，調和了你，麻醉了你。

X X X X

「希望這傢伙，使很多人發了瘋，很多的人爲她嚎哭，很多的人爲她悲不欲生，間或亦有很多人抱住了一个永不能完成的希望，冤枉的虐殺了自己，如李太白一樣，吃醉了酒跳入江中撈月亮。

所謂「不能完成的希望」者，即是過度的「奢望」，希望而成了「奢」，是如何的無聊如何的浪費，如何的無價值呵！久而久之，終於成了失望。

俗語說：「哀莫大於心死」。要知道「心死」就是失掉了希望！

徐白言

漿，我們爲了要抵達這一塊幸福的樂土，我們有了勇氣和毅力，振起步伐向這條路上邁進。

「希望」使我們感覺我們的生命很有價值，而

知道寶貴自己的生命，爲完成自己的希望去努力、奮鬥。

「希望」一定要我們努力奮鬥去完成的！即使完成一部份也好；不然，「希望」僅僅是一種虛浮飄渺的幻想而已。

一個人因爲要完成自己的希望，就得繼續不斷的努力、奮鬥，結果，他個人本身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們由個人而推到整個人類，整個人類所以能够進展到今日文明的地步，是十萬年來，人類爲完成「希望」而努力奮鬥，費去無數的心思才力流下了血和汗所換來的結晶。

「希望」，因爲動機的不一，有「善」和「惡」兩方面，「惡」一方面的希望，造成人世間無數的罪惡，搶劫、淫亂、欺騙、奸詐，最大的就是戰爭；「善」一方面的希望，可以提高人類文化，增進人類幸福。

我願世界上每個人都懷有一個「善的希望」，那麼這世界將成爲幸福的樂土，和平、安寧、自由。

「奢望」善良的人應該有，因爲「奢望」更能鼓起他努力奮鬥的勇氣，促進他向前；罪惡的人不能，千萬不能有，希特勒奢望他可以統治歐洲，

征服全世界，而伸出他的魔掌，掀起了大戰的波瀾，千萬無辜的人民在他魔掌下成了炮灰，慘極了！「希望」帶給我們努力奮鬥的勇氣；但千萬不能因「失望」而隨又帶走了勇氣，我們應該失望一次，變得更堅強一點，「失望」的經驗，可以使我們糾正自己努力奮鬥的方針，重新去完成這個希望，或另一個新的希望。

沒有「希望」，我們不能活下去，正因爲「希望」很多，我們每人都有每人不同的希望，因失望而墮落，甚至自殺的人們，他們太懦弱了，受不住一點挫折，他們不知道從「失望」中尋出希望，也不知道一次的失望，可以重新建立另一個新的希望。

完成一個偉大的「希望」，絕不是容易事，并且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八年抗戰，「希望」是勝利；八年當中，千萬的同胞在敵人砲火下犧牲了，千萬里的土地因着敵人鐵蹄的踐踏，成了焦土；然而，「希望」終竟是完成了。

一個偉大的希望可以分做若干小的「希望」，我們慢慢地一個一個去完成，完成一個小的希望以後，我們勇氣增加了，意志堅強了，再一步一步向前推

進，不久的將來，偉大的希望，就會變成鐵一般的事實。——但中間絕對不容我們有一絲懈怠和疏忽。

我的朋友——他們都是年青人——富中，許多人常會感到自己沒有希望而苦悶、頹喪，他們難道真連一點希望都沒有嗎？他們難道不知道希望是要我們自己建立，然後再要自己去完成的嗎？將來的專，雖然未可預測，但我們可以自己創造自己的將

希望是個騙子

一天晚上，我伏在桌上打盹，迷迷糊糊地，彷彿覺得我已經老了，老得什麼事都不能做，什麼心都淡了，不愛穿美麗的衣裳，不愛見翩翩的蝴蝶，陰暗的紗，蒙在心頭，我不想更新，不想振作，却希望身外的一切，和我一般灰色。

我彷彿在回憶着我那少年時代，但再也記不起我在少年時代曾幹過什麼事業——除了那瘋狂的追趕之外，我追趕的目標是什麼？現在才知道，原來是一個騙子，那時當然不知道，即使有人警告我，可是我也不信，因為我正有着大好的精神和勇氣，

來，一枝嫩弱的幼苗，幾年之內，就能够長成高大的樹木，青年人應該有青年人的希望，以青年人充沛的精力為完成自己的希望去努力奮鬥。

青年人的希望應該是：希望我們有高尙的人格，必需每天不斷地陶冶自己；希望我們有廣博的學識，必需每天不斷地充實自己；希望我們有強健的體格，必需每天不斷地鍛鍊自己。

彬兮

我一心要獲得它，便拚命地追趕，拚命地追趕，却永遠追趕不着，太陽在我頭上照耀了數千次，也會數千次地沒落了，我一點不覺得，月兒無數次的圓了又缺，缺了又圓，我也沒有知道，更未嘗注意我的青春在我疏忽之間慢慢溜走，却只覺得那追趕的對象倒逐漸離我遠了，淡了，淡了，以至於不見，我方猛然站住！

我還能追趕什麼？我已失去了方向。

疲乏了，我想坐下息息，方覺得坐下也不甚靈便，原來老了，骨節硬了，我的寶貴的青春已經消

逝，可是我絲毫不曾享受它，利用它，就這麼輕輕的離了我麼？我不信，偏回頭追尋，但見黃沙飛揚，哪兒有些許蹤影！任憑我呼喚把握，也收不回一絲，握不着一點，寒風吹動我蕭蕭的白髮，我站在人生的末一階段，回顧前塵，不勝懊悔，我是受了欺騙。

那引我追趕的，萬惡的，可咀咒的——騙子，騙走了我的少年，一去不回。

它叫什麼？人家說「希望」兩字是它的名字。

現在我彷彿是寂寞地坐在一所古老的屋中，昏黯的燈下桌上攤着一本書，我嘆口氣，遲緩的翻書，有一段，跳入了我的眼簾。

「希望是什麼？——是娼妓！」

希望決不是騙子

我的心永遠燃燒着希望。

從沒有一天，我曾經沮喪過，頹廢過，或是傷心地哭泣過。

希望的火是那麼永恆地閃耀在我的面前，他給

她對你蠱惑着，一切都獻給，待你爲她犧牲了你所有的寶貝：

——你的青春，

她便棄掉你！」

少年一去不回頭，要是我能恢復我的青春，我一定知道如何利用享受，如何去粉碎那萬惡的騙子。

可是我當真回到了我的少年時代了，當我從夢中醒來的時候！

我還是烏黑的頭髮，大好的精神，我最愛穿美麗的衣裳，來回在翩翩蝴蝶間，不幸——那萬惡的夢中的騙子：「希望」，又輕飄飄地在我眼前舞蹈了，它是那樣地吸引着，唉啊！聰明的你，請問：我還是擊碎它呢？抑是再作一次傻子？

蘇 羣

我以鼓舞，它給我以精神上最大的支持，而且指引着我面對一切來臨的苦難，去克服，去戰鬥。

二十年，排除了數不盡的不幸與困苦，我終於活下來了。那些險些把我年青的生命也劫奪了去的

黑色的日子，在崎嶇的途程上，印滿了我戰鬥的足跡，和因創傷而流出來的血……

我本不是一個命運的寵兒，而是在窮困裏長大的孩子……

那些由災難、疾病和死亡所結成的過往呵：現在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童年，在窮苦中，度過了。經過了爸爸的死，經過了家庭的破產，看看索債的逼着悲痛欲絕的母親要錢，使我幼小的心靈裏，蒙上了人世悲哀的陰影，依在母親的懷裏，爲母親拭去從紅腫的眼睛裏流出來的淚水。夜裏，也總不敢入睡，擔心着會如連環圖畫和舊小說裏所說的那樣，母親會偷偷地在半夜裏爬起來，用一條帶子結束了她的生命。但是，一次，終於敵不住疲倦睡着了，夢裏看見着所想的事情我不覺大哭起來，母親接着喊着我：「醒來，不要怕，這是做夢。」我開始覺到還是睡在母親的懷裏，於是哭泣着，把夢中的情景告訴了她，母親哽咽着說：「不會的，孩子，媽媽捨不得你……」母親的眼淚滴到我淚猶未乾的臉上，我重又哭起來。慘淡的月光從窗口射進來照在床上——這印象在我

的記憶裏是怎麼的鮮明呵：這是我十一歲的事，如同昨日一樣。

然而，其時我想着：我要用心讀書的呵！長大了賺錢，來孝順母親，替爸爸還債……於是，這希望復把我帶到中學裏去。

美好的憧憬在我的眼前展開了各種各樣誘惑的畫面，我和希望一同過着日子，時刻，我拿他來鼓勵着自己，不倦的讀書、學習。

但眼看北方烽火的蔓延，戰爭也波及了我的家鄉，那座古城美好的憧憬給砲聲震碎了，家給毀了希望幻滅了，隨着母親我開始了逃難，我失了學。在鄉間，不斷的聽敵人姦淫燒殺的消息，雖然正感着失學和希望破滅的痛苦，然而我認識到這全是敵人給我們的，顧不了母親的阻攔，我毅然地跑到里始游擊隊去，我把個人的希望和民族解放戰爭的前途放在一起。

我開始了新的生活，我堅強而愉快地和那許多戰鬥的伙伴在一起，他們來自不同的處所，全跟我一樣年青，一樣懷着對敵人的切齒的仇恨，一樣燃燒着那希望——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

在敵後，由於這個希望的支持，由於進一步要把這希望促成事實，我們無所畏懼地以無比的英勇，用各種方式打擊敵人，消滅敵人。

敵人的掃蕩來了，一次、兩次、三次……清鄉、圍剿，幾次的性命幾乎送掉，瘡疾和疥瘡跟我們結了不解緣，然而，在這種種疾病和死亡的威脅當中，我們並沒有動搖，沒有給他攆走，更沒有給他消滅，我們堅持在敵後，用我們唯一的希望鼓舞着自己，我們相着，黑暗的盡頭是黎明。

我們和每個不屈的老百姓在一起，和他們攜着手……

八年，熬乾了血的悠長的日子，但我們終於看到勝利了，以往的苦辛沒有白費，我們希望在祖國的土地上生了根，萌了芽，而且開了花，結了豐滿的果實。

看着這碩大的果實，撫摩着過往的創痕，心底

希望平議

希望本來是萬物之靈的人類特有的思想產物，

裏慶幸着人民的勝利，而且感謝着那曾經鼓舞和指引了我們去戰鬥的希望。

希望不是美麗的謊言，不是寡信的蕩婦，他會屬於每個曾經爲他努力，爲他流汗流血的人們。

而且，感謝事實給我的教訓，我矯正該時的錯誤；希望不會給只爲了個人的利益打算的人們以滿足，他必須跟大多數人民的幸福和偉大神聖的事業在一起，否則，將會落空。

現在，雖然抗戰勝利了，然而，更艱難的建國途程仍然展開在我們的面前，在今天，我們每個人正應該把全部的希望放在政治的刷新和民主事業的建設上，決不要爲了目前的陰霾而悲觀，絕望，我們要確信，正如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一樣，這也將一定會得到成功。

而且，希望已經把我們從含淚的過去帶到現在來了，他也一定會使我們從過渡的今天邁向明天。

蔡公坡

也是一種本能。從偉人名流，以至浪漢乞兒：除非

他是一具「木乃伊」，誰都得有一個希望。

人們不能離開希望而生活。沒有希望的憧憬，生命該是怎樣的黯淡無光呢！時代的輪軸，是人們在把它向前推進，而人們一切趨前向上的勇氣，又全靠希望做原動力。所以，沒有希望的召誘和鼓勵，恐怕人們連「活下去」的勇氣也沒有。

希望是生命的花朵。這花朵是如何的鮮艷而美麗啊！她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上，正是不可缺的行囊和乾糧；有了希望，縱你走在闕無人烟的荒野中，也不至感到枯窘和蕭索，反之，即使橫在前面的，是通衢坦道，你也會覺得滿目蕭然，遂油然而有「沙漠似的寂寞呀」之慨了。

希望是事業靈魂，也是事業的母親。由於希望，這世界上才產生出創造和發明，才奠定了今日人類高度文明的豐功偉績。從歷史上英雄偉人的傳奇裏，我們不難看出他們每個人都必有一個正大光明超凡入聖的希望存在着。正如佛典所說的「具大誓願，發菩提心」是也。由是以觀，事業是建築在希望上的，沒有希望，便沒有事業。

希望又是航行者的南針和燈塔。她能辨別海上

的迷霧衝破夜間的黑暗，時時在摸索者心裏發光，給予奮鬥者以可恃的信賴；把穩了你的舵，乘風破浪，不畏艱險，對着理想的方向駛行，你會渡過礁石的難關，而達到成功的彼岸。

X X X

不錯「希望是生命的花朵」，但不是華而不實專供清賞的東西。我們期望她結成豐滿的果實。務必不讓她中道夭萎，非得好好的加以栽培和灌溉不可。是凡勤儉、誠實、勇敢、自信、有恒等一切人生的美德，無一不是希望之樹絕好的養料。同時，除去培養的功夫而外，尤須注意於害蟲戕毒，應予剪滅。她的害蟲則不出乎自私、卑鄙、投機、僥倖、苟安之類的東西。如果，一個園丁，能盡了施肥和除蟲的能事，獲得豐收的保證，乃是當然之事。

常言說：「慾壑難填」，又說：「希望無止境」。這是人之恒情，這是事實。所謂希望無窮，我認為並不是壞事，祇要不是不合理，不洽情的「奢望」就好了。罔擇手段，勿顧一切，爲了非分的奢望，那是野心家的技倆；與「希望」大有分別，爲我們所不取。

我們要有希望，但希望不是盲目的希望，而是有着目的和方向的希望。蔣主席曾昭示我們：「生命的目的，在創造宇宙間繼起之生命。」這裏，

幾種要不得的希望

希望是一種神秘而有力的東西。它能鼓起日暮窮途者的勇氣，使他們能在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尋出一個柳暗花明的村莊來；它能把一個百無一用的書生造就成偉大的人物。然而除了對現實認識得非常清楚有先見之明的智者外，人們常有許多要不得的希望——幻渺的希望；寄托在旁人身上的希望；自私自利的希望……這些不能幫助人們，往往使人們空耗去了年華，抱恨終身。

一個與現實相距過遠的幻渺的希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存着這種希望的人，除了疲精勞神以外，將一無所得。我記得一個故事很可作為這種希望的人的借鏡：「一個賣牛奶的女郎頭上頂了一瓶牛奶在街上叫賣，她想——賣了這瓶牛奶買一隻母雞飼養，母雞孵二十隻小雞，半年以後小雞都長大了，

請別忘了，我們希望的目的，在繼往開來，為下一代着想，而希望的方向，應該緊對着真理和正義，更緊對着大眾！

尤靜生

賣得的鷄價就做一件美麗的舞衣，那時她脫了粗糙的布衣，換上舞衣，去參加跳舞會，她的美麗吸引了所有的男子，全鎮的男子中最富有最美麗的一個未婚的男子來請他同舞，向她求婚……。她越想越得意，走路心不在焉，薩然跌了一交，把寄托她的全部希望的牛奶瓶打得粉碎。」

格林有一個童話是寫貪得無厭者所得的惡果，但也可以用來說明寄托別人身上的希望的不可靠，故事的大概是這樣：「一個漁夫和他的妻同住在一間小茅屋裏，非常窮苦。一天，他捕了一條能發人言的怪魚，怪魚請漁夫釋放，允以勉力報恩。漁夫是個心地善良的人，便無條件釋放了它。晚上回到茅屋裏，把這事告訴了他的妻，他的妻立即叫他去向怪魚討一座洋房。在漁夫未回家前他的妻便如願

以價地得了一座精美的洋房。可是她欲壑難填立刻又希望得一座大堡，等怪魚給了大堡後，他立刻又希望另外更好的東西。最後她做了世界上最尊榮的皇帝還是不足，又希望做主宰日月星辰以及全宇宙上帝，終於怪魚拒絕了她，而且把她已得到的東西一切都收回，讓她仍住在小茅屋裏度貧苦的生活，除了回憶過去的幾天歡愉的生活外沒有歡愉。」

存着自私自利的希望，不但對自己有害，而且能破壞團體的秩序，發生慘烈的衝突，最後同歸於盡。葉紹鈞的童話古代英雄石像中有一篇熊夫人的幼稚園，對這一方面，曾給與我們很好的啓示。熊夫人的幼稚園內曾有過這麼一回事：「熊夫人問她

戀愛之路何在？

我想戀愛，但是我找不到對象和門路。有一次一個朋友跑來對我說：「哦：想談戀愛嗎？你得學會一手漂亮的好字。」這以後：我聽從了他的話，天還沒天亮，就一骨碌爬了起來，學習再學習，可是天老爺却不肯成人之美，雖然不斷地學着，但

的學生想望什麼？虎兒說他想學他的祖先吃別種生物的血而生活，所以要請熊夫人教他吃別種動物的本領；鷄兒說他不願被強暴者吃去，所以請先生教他說服強暴者本領；豬兒要先生教他聯合弱小動物抵抗強暴的方法；麒麟說不希望學到什麼，只須讓他安安適適消磨歲月就是；猴兒却希望熊夫人教他偷東西的方法，熊夫人立不定主意依那一個孩子的希望教授才好，就把孩子們一個個送回去，把熊夫人幼稚園的招牌取下了。」

我本來想寫些自己的希望，後來一想，我自己的希望並非別人的希望，而這些「要你的希望」，却是每一個人都要不得的，因此改寫了這些。

阿夷

是寫出來的，不是像蚯蚓，就往往同蟹爬一樣，自然，我明白想寫得一手好字，已然無望了。接着來了二樣花樣經，據說，爲了引起異性的注意，衣服是不得不穿得華貴一點的，還有文章要寫得好，也會引起別人的注意，於是我特地向家裏要了一筆錢

完成了前面所說的一條，衣服是做起來了，雖然並不十分華貴，但是也還不致於蹩腳，足上又套上了一雙簇新的皮鞋，自然是擦得雪亮的；至於寫文章那就挖苦了我，因為想投稿，在書店裏的確買了不少書回來，可是沒有用，看雖看了，但是有一次，寢室裏的人全跑出去了，那時珍却從門口走了進來。我對她雖然並不陌生，但是突如其來的光臨，我的心不由得卜卜地跳了起來，這一刹那，我的臉也紅了起來，叫她名字吧，怪不好意思的。她向我借書，我把所有的書都捧了出來，但是我不知道應當對她說些什麼，雖然盡力的在腦海裏搜索着，可是一句話也沒有，全身只覺得好似通了電流，毫無

這是戀愛之路

舊式的婚姻是憑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新式的婚姻是憑戀愛。前者是被動的結合，後者却基於自由意志，因此現代青年，都反對舊式婚姻而主張用戀愛方式去解決婚姻問題。

但是戀愛是要有一個對象，這個對象並不是隨

所知，一直等到她出去，又關上了門，方才有了所謂知覺。之後，她也曾來過幾次，但是每次都沒有說什麼，只覺得她是一個可親的人。然而用什麼方法來親近她呢？據說，求婚是應該在沒有人的時候，跪了下去請求的。男人膝下有黃金，這是母親說過的，我雖然傻，但是却不肯屈膝。然而我的確想她，沒有她，我似乎就不能生存，心底裏也會空洞起來，爲了想使她的歡心，我會經寫過不少的連自己也不懂的文章，雖然化費了不少的郵資，都寄了出去，但是伸長了頭頸，一天二天的過去了，也還是沒有一點消息，倒反而拆蝕了一些定報的錢。我想戀愛，但是我却找不到戀愛的門戶哪。

冰影

隨便便可以找到的，有好多青年朋友們，因爲一時找不到適當的對象，便托人介紹，一經介紹見面，不問對方個性、品行、學識如何，便開始進攻，寫情書、約會、求婚……在這一箇彼此追求的過程中，大家當然都儘量表現自己的優點，而掩飾自己的

弱點，因此由友誼而戀愛，由戀愛而結婚，目的很快的達到了。可是會幾何時，彼此便發現對方的弱點多於優點，又很快的反目了。結果，這個原來理想中的婚姻却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促成的結合還要不行。這最大原因便是沒有真正理解戀愛之路。

什麼叫做戀愛？從前有一個英國哲學家叫培爾的曾經說：「精神之結合謂之戀，肉體之結合謂之愛」又說：「真正的戀愛是要從自然狀態中萌芽和長成。」那末，你如果因為找不到戀愛的對象，而託人介紹，憑着你一時情感的衝動而盲目的進攻，那末你這種戀愛便是出於不自然狀態的。你要真正踏進戀愛的道路，你得先要從你已認識的異性去仔細考察，你最初的一步便要問問自己，如果我要去愛她（或他），彼此是不是可能？譬如你是喜歡整潔的、和藹的，對於室內桌椅佈置都要力求環境的美化的，那末她（或他）是不是也有這種習慣？你平時跟對方談話，大家又是不是彼此意氣相投？對方穿的衣着是不是合乎你的理想？這些問題你如果認為有百分之八十的認為滿意和可能時，那末你可以向這戀愛的對象開始進攻了。

我有一個朋友，他在許多年前認識一位女士，那女士穿的衣服很整潔，態度也很溫和，而且她是藝術學校畢業生，非但學問和品行都很好，而且對於繪畫非常擅長，我的朋友跟她在公共場所爲了職務上的關係，僅僅來往不過三四次，不久便勞燕分飛，彼此音訊杳然了。我的朋友也並不介意，可是相隔了半年，有一天突然接到她的來信，要求我的朋友替她辦一件私事，這樣掀起了彼此的戀情，在我的朋友接到她第三封信時，信內便有這樣一段：

「你熱情的行爲，誠摯的態度……深印在我的腦裏，使我永遠的不滅，永遠的不消！」

這種彼此精神的結合，實在不是目前一般青年寫着『妹妹啊，我不能忘了你！』要真誠和充實得多了。後來我的朋友有沒有跟她結婚，雖沒有詳細知道，但十多年來他們的戀愛，却並沒有終止過。

戀愛是自己的事情，應該要自己去尋求這一條路，所以萬萬不能求人幫忙說合。求助於人去找戀愛門路，是一樁最愚蠢不過的事！可是當你走上戀愛之路的時候，你也千萬不可把戀愛當做生命一樣，拼命去追求、進攻，你儘可把熱烈的情感轉移到

學問和事業上去，在戀愛過程中，是需要「理智」和「感情」並進的，同時要在極自然的狀態中發展，這樣的戀愛才不致失敗或遭到不良的後果。



專論

人物畫六要

人物畫有六要：

其一、形象及動作姿態，必須合於人體生理。此為最基本的條件。研究人體生理，現時比較古代要便利得多，學者可先研習藝術解剖學，同時實習人體寫生。待純熟之後，再作國畫人物，自能得滿意的結果。至於如何融和中西畫法為一體，而又不失中國畫的風範，其詳當另篇述之。

其二、畫人物不論是寫實的或想像的，必須考慮所畫之人，具有何種品性。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大作家劉納多達文西，畫「最後的聖餐」，其中猶大一像，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神，纔得到這

至戀愛結果，是不是一定要結婚雌屬另一回事，但婚姻畢竟是神造之杯，戀愛却是婚姻之酒，有了美滿的戀愛，當然會有美滿的婚姻的。

朱應鵬

一個內陰險而外殷勤的面貌。這故事在西洋是一般週知的。畫惡人如此，畫善人亦然。推而至於一切人物，如仁暴、忠佞、智愚、剛柔等品性的分別，莫不皆然。故畫偉大的人物，必有撐天拄地氣象，畫妖艷的女子，必具媚惑風流的體態，舉此類推，無煩多說。若畫名人，尤須對於他的生平，有深切的體會，方能符合其性格。唐張九齡云：『夫形者神明之表而動用之應也。察之苟至，則珠玉雖蘊，光輝必兆於山泉，而眉睫可知，賢達亦徵於象骨。』宋胡銓云：『非寫形容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也。蓋君子小人，貌或類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

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爲君子，未見其能寫也。——雖君子小人骨相或同，間不容髮，而其心判然自殊，如涇渭之不相亂。』均屬精切之論。

其三、是表情。即是喜怒哀樂的表現。此與人體生理的研究，最有關係，蓋人類感情，均從五官四肢，肌肉筋骨的變化中，表達出來的。倘畫家對人體解剖之學，缺乏根基，則表情即不能切實傳出。若更進一步研究，則表情與其人之性格及所處的境況，亦有關聯。如謙恭與驕傲，拘束與不羈，活潑與萎頓，辛勞與安閒，各種分別，亦必須細心體會，方能曲盡其致。

其四、是所寫人物的身份。即尊卑貧富之分。這種分別，在一般看來，似乎不應該有的。但就實際而論，除非世界大同，科學進步，全人類在政治，經濟，教育及生理各方面，真正達到完全平等之後，決不能泯除此等現象。就已往及現在的情形而論，這身份不同的表現，在人物畫中，是不能缺少的部分。宋人筆記中，有一節故事，可資參攷。

國初修老子廟，……壁當再畫。郡以請隱士，隱士勿辭。有老畫工資緣以至者……隱士

遂就東壁畫天帝。初落筆，作前驅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視，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慘澹經營，不復相顧。及工成來觀，其初有不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人，工愧駭下拜曰：『前驅賤也，骨相當曠目怒髯，可比鬪馭。近侍清貴也，骨相當清奇龐秀，可比臺閣。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龐秀，某竊謂賤隸若此，則何以作近侍？近侍雖可強力少加，則又何以作輦中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為畫矣。今日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生平未嘗見者。此所以使我慚愧駭服。』

這故事指出畫工所畫的天帝，乃是人間帝王之容，而隱士所畫的天帝，纔是世間未嘗見到，高出人間帝王一等的容相體態。纔合於『天帝』的畫題。今之作者，能體會此意，方能不失分際。

其五、是人物動作的合於事理。亦舉宋人記載

中三事，以代說明。

後主衍嘗詔黃筌於內殿，觀吳道子畫鍾虓，乃謂筌曰：『吳道玄之畫鍾虓者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爲有力也。』令筌改進。於是不用道玄之本，別改畫以拇指抉鬼之目者進焉。後主怪其不如旨，筌對曰：『道玄之所畫者，眼色意思，具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後主悟，乃喜筌所畫，不妄下筆。

元祐間，黃秦諸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擣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濃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東坡自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效閩人語耶？』衆賢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晉，六皆合口，惟閩晉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衆工奏樂一

堵最有意。人多病撥琵琶者誤撥下絃。衆工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正絃，此撥乃在下絃。誤也。予以爲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爲聲，琵琶以撥過爲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尙能如此，其心匠可知也。

故描寫人物動作，必須明白事物之理，任何部分，均不可忽略。

其六、運思構局，必須切於主題。黃庭堅云：『李伯時作李廣奪馬南騁狀，引滿以擬追騎，箭鋒所值，人馬皆應弦。使俗爲之，當依中箭追騎矣。』引滿應弦，則局勢緊張，中箭追騎，則精神渙散，同一畫題，因佈置之不同，使題旨亦有顯晦。故任何構圖，均宜先有精密的思索。宋畫院試題，率用唐人詩句。如「山中一夜雨」，寫山僧破曉負雨具而歸，「竹鎖橋邊賣酒家」，寫橋頭竹外一酒帘之類，維涉纖巧，然可悟運思構局之理。

上述六要，除首項屬於藝術本身的研究外，其他均關係作者的學問修養。缺乏學問之人，難有完美的製作。至於時代異制，地方異俗在人物畫中，同爲重要的科律，前於『故事畫』篇中，已經述及

，茲不復贅。總之，作人物畫必須具備上列各項條件，則國畫中最高境界所謂氣韻生動者，將不求而

自得，否則仍不免爲匠人筆，決不能列於作者之林的。



散文

一個工廠職員的希望

許玉麟

數年前我流浪在遠方，在枯燥的生活裏，我不時將自己的希望寫在日記簿上，日子久了，把這些零亂的記錄整理一下，倒也寫滿了一本練習簿，那時我很珍視這本具有希望的小冊子，希望自己能够依照小冊子裏的希望，在現實的生活裏求進步，可惜後來我匆忙地離開異鄉，在途中把這小冊子遺失了，事後我非常可惜它，現在我將回憶所得，雜亂的再寫一些。這算是我的希望，也可說是我的理想。

我希望永遠做一個自由的人，不受環境的支配，也不受家庭的約束，在很久之前，我早已抱着獨身主義，我希望終生不會結婚，到目前我差不多已

經決定不再結婚，我正計劃把這個對家庭應負的責任，交給我的弟弟去負擔，雖然我的家庭，親戚和朋友都在責難我奇特的見解，但是在我飽經挫折的年青心靈上，使我不得不堅持這錯誤的觀念，我覺得未來的獨身生活，會使我的生活獲更自由些，而且對於自己的前途也更容易發展些，不過我承認這是自私的見解，所以我並不希望青年朋友來實行獨身主義，相反地我是鼓勵着朋友或同事去結婚。

我希望能够幫助幼弟求完高等的教育，而且希望他將來獲得專門的技術，這是我應盡的責任，也是我唯一的希望！記得我在初級商科畢業的時候，父親很希望我繼續升學，但是因爲那時我對學校的

教育很感到不滿意，所以後來決定不繼續升學，而進入社會服務，可是我在社會裏幹了多年之後，已深深地懊悔過去不肯升學，到目前深感學識的不足，所以我現在希望幼弟玉良未來能夠獲得高深的學識和技術。

目前，我這年青而沒有高深的學識和經驗，祇能繼續在商業層裏工作，但是我將利用業餘時間進修寫作和英文，我希望在四十歲後，那時對社會有進一步的認識，對自己的經濟基礎也稍有成就，才能够打算改變自己的職業，希望那時能夠獲得自由

至性

妻於今年一月間分娩，產下一個男孩，白胖的身子，肥大的頭顱。親友們看到這孩子的，都對我有些羨慕，說我「福氣好」。可是這孩子被帶到了這浩大的世界上來以後，像一顆浮塵般的在這世界上混跡了僅僅四十多天功夫就告幻滅得無影蹤了！孩子死去，到現在不覺已一個多月了。當孩子離開了他的爸媽撒手去了的那一天，我心裏的悲傷

的職業生活，更希望可以得到一個流動性職業，那麼可以獲得至國內各地甚至是國外去旅行的機會。末了，我還抱有一個期望，就是我既是中國的國民，至少將來直接對於社會和國家要有所貢獻！如果這個期望能夠獲得實現，多麼好呀！我不希望因此得到名譽或功利的。我還希望未來能夠將自己生命史上所遭受過的波折和打擊，告訴給青年同伴，希望青年朋友對現實的社會，得到更進一步的瞭解，更希望大家會明白生活的樂趣和工作的意義。

姚寅仲

，簡直沒有法子可以描摹得出。我一向不會哭的而這次却是例外，我哭得異常厲害，淚鬪裏的水涵湧不已地儘自流瀉出來，濕透了我的衣襟，也溼透了孩子的遺體。這原是人類至性，不是硬拼出來的。因為孩子是自己血肉的結晶，比了任何寶貝，都要貴重，孩子一死，比失掉了一件「價值連城」的寶物還要令人難受。我此刻哀痛的心情，還在繼續着

。相傳那位被稱爲「奸雄」的阿瞞曹操，他死了幼子倉舒，哀痛的心情也彷彿如此。雖然妻不時勸慰我，說：「孩子既已死了，哀痛也沒有用了，自己的身子應當保重。」但也沒有法子稍稍減除我這種哀痛的心情。我不論是在公事房忙着職務，或空閒得無聊的時候，那白胖的身體和肥大的頭顱的影子，老是會在我的腦膜上幌動着；那清脆的啼哭聲也同樣會在我的耳邊振盪着。這孩子委實太令人歡喜了，叫我怎樣也忘不了他。我覺得孩子是「光」，有了孩子，我的生命才能發揮出光輝；孩子是「熱」，有了孩子，我的生命也才能增加熱度。而今可愛的孩子竟白白地丟掉了，我的生命裏也就失却了「光」。

一位小姐的奮鬥史

◆這是一篇動人的女青年自傳◆

◆這是大學生的一個參攷資料◆

據說大學生是最有希望的，我要做一個大學畢業生。

五年前，我在一家教會大學女中裏高中畢業前

和「熱」，叫我怎樣不要爲之悲哀，爲之苦惱！

爲什麼好好的一个孩子被帶到這世界上來才四十多天的光景就默默地結束了他小小的生命呢？是「命運」嗎？我不信，我也根本不信世間會有「命運」這東西存在。使這小小的生命不得繼續存在以至長大的，是現實的社會，因爲這孩子的爸爸，在這社會上怎樣地在流着他的汗水，給別人增加生產，而他自身的肚子却始終不能獲得一飽，那自然要影響到孩子的生活了。所以歸根結蒂說一句，我這孩子的一條小命，是斷送在現實這個社會的手裏的。我要向它這萬惡的現實社會索償：

還我的孩子來！

余惠珍

從中學
到大學

幾天，校方照例來了套『升學指導』，除了篇頭頭是道的理論外，還得由學生們題了準備投考的學校名稱交教務室加以審定，我寫了一個法律學校，第二天被個別喚進教務室去，我戰戰兢兢的頗覺怯寒，那位滿臉脂粉

完全歐化了的小脚教務長，竟怪熱情的執住我的手，說校方因爲我成績關係對我非常注意，無論我欲選讀那一科，都特殊優待，即便沒有，也願意爲我專設一科，專心培植我，我從未見過她這種和顏悅色的表情，不禁受寵若驚起來。但是却毅然拒絕了，我說我愛唸法律，我決定進那家著名的法科大學，她見我那樣堅定的樣子，知道不能挽回便也不勉強了。

我很順利的考取了那個大學，剛讀畢一學期，恰逢新一二八事變，便輟學半年之後，我在三年半內修畢四年學程，最後一期中搶完了三十個學分，課程緊張而繁重，心緒却安寧異常，同班生都在亟亟擔憂『畢業即失業』問題，我沒有那種憂患，我祇想早一天畢業，立刻上父親辦公室去學習做『幫辦律師』。

七月十一日美國教堂裏我正式戴上了方帽子，心下揚溢着一種說不出的喜悅，執住文憑，握着鮮花，打禮堂上下來，朋友都向我道賀，說我是挺有希望的一個，年輕、愛活動、口才不頂壞，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是個律師的女兒，雖然，事實上我口齒

很笨拙，功課也平常，然而給『家學淵源』四字沾了光，似乎稟了三分遺傳，口才不靈也會靈了，難怪我自己也感覺不勝榮幸起來，抬起頭，儼然大律師的樣子。

求職的經過

不久，時局也平靜了，我整天催着父親復業，又把多年不練的中文打字機端下來，理字、編排、複習格式，準備

萬一那位打字員不及趕申的話，我自己來幫忙，這樣忙碌了一個多月，一切手續都辦妥後，突然父親病了，患的是高血壓症，需要立刻休養，我家非資產階級，父親離家後，整個情境都變了，今後大哥將肩負起全家十餘口的生活，我想我不能加重他負擔，我應該自立，於是我決定在一星期內找到職業。

然而，那又談何容易呢？就算在平時吧！托人找事已不大够體面了，何況在患難時，在萬千人浮於事的時代裏求職，真是難而又難了，但是我實在迫切需要作事了，我祇得厚着臉去見二位近來頂得意的先生，第一位老師忙碌極了，招待接見的客人要排成長蛇式，平均每人祇有五分鐘的談話時間，

已經三四年沒見他了，似乎去得太匆匆，尤其在這些匆匆而匆匆的五分鐘裏要再講到請他投事，實在有些難於啓齒，一旁還站着全身黃制服侍衛，虎視眈眈，我胡亂講了幾句就返身出來，走出門又後悔自己太魯莽了，想回身進去時却再也鼓不起勇氣來，好吧！再碰另一個機會去。我先在一家書局裏題就履歷片，去見第二位老師，那位先生照例很客氣的寒暄一番，但是當我將履歷卡遞給她時，她却露着一臉尷尬相，把手作着手勢說「密司余，實在不瞞你說，我抽屜內那撈什子已快積滿了，數目也計不清，而且近來局方正裁人，你說你叫我怎麼說？」我一陣臉紅，強作訕笑，不好意思返身，還故意把話題岔開來，和她東西撩天一回才走出來。

門外下着大雨，我站在他人屋簷下，整個身子像飄在雨絲裏，街頭顯現着委員長各式肖像，不時還飛來幾聲爆竹響，滿目是勝利氣象，想不到我家會在今天，在這多少年來父親朝夕期待，望眼欲穿的今天裏，淅涼孤單，一陣驟寒上身，我撫住雙肩，本能地想起了父親，父親離家快一星期了，穿的單衣，新冷來時，添衣何從？是送衣的時候了，我

應該立刻僱車回家去，然而當我一按袋中僅有的些些法幣時，想也不敢再想其他，便咬住牙，打雨滴中淋回去，就算這是我人生的道路吧！爲什麼我要畏懼這單純的表面崎嶇和濘滑？

我開始用自己的力量攫取職業，我參加一個大規模機關的公開考試，競爭的人相當多，我自以爲沒指望了，等候了十餘天的揭曉時期，放榜時，竟僥倖錄取，天啊！我真不知道應該用怎麼樣的情緒來形容這剛知悉時的一霎，太興奮了！我畢竟用自己的力量找到了職業，於是我便安心獸在家等候着，一天、二天、三天，……二個月了！却依然音訊全無，據朋友說我應該找尋腳路，我不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有腳路，還用參加什麼鬼混考試，也有朋友說，怕是因爲性別關係，女子不用，越發不懂了，既不需女，招考時就該書明，考後也乾脆不取，何苦白白招人考了浪費心神等；這是大規模機關內應有的態度嗎？然而，我應該向誰去請求解釋？縱解釋後又有什麼用？

我徬徨了，日子過得太慢，每一天像一年，離畢業才短短半年，我已深深嘗够了無業的痛苦，我

的希望在那裏呢？我像是完全絕望了！然而與其託人，看他人嘴臉，我寧可信仰我自己我試試看冒險一下，就在當天新聞報分欄廣告內任意找一則，寄郵政信箱某某號，我不知道這究竟是怎樣一個機關，讓命運來決定我罷，我以一個大學畢業生的資格，希望作一個抄寫員或打字員，待遇不計，就在我自己的書桌上寫就了自薦書，桌面玻璃下還壓着我放大的畢業照和燙金的文憑，做夢也未料到有這樣的一種貶值，但是躊躇再三後，我依然套上信封，丟入郵箱裏。

出乎意外的第三天清晨便接到回函，竟是一家法律事務所，我先有三分歡喜，飛上樓告訴母親時，母親却不贊成哥哥也竭力反對，以為家裏不少我衣用，大學畢業生絕對不能這樣沒出息有礙前途，二則父親地位關係，擇業應該謹慎，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然而帶着一種莫明的好奇，我想先接洽一下再談，英雄尚不論出身，憑什麼我不能暫時做一下低級職員？於是我便按時而去，那事務所設在一家大樓七層樓上，規模相當大，許多人濟濟一堂，頗緊張的工作着，幾位女同事極迅速的打着字，我

覺得有些胆怯，她們比我打得快。

事務所 中工作

經接洽後，誰知那位主持律師是我父親的友人，他說祇要我能好好工作，可以升我做專管法律部門的事，不致荒廢功課，並決定自下星期一起就開始工作，我回家後，一意主張去就職，然而真湊巧，當天晚上我便病了，患着嚴重的扁桃腺發炎，連續一星期，第八天上我強打起精神去就職，母親燒了一碗蛋，叮嚀一番，流下眼淚來，我安慰她我已完全恢復了，但是到了事務所裏我却覺得頭眩，這裏共隔了三室，我被派在靠邊的一個位置上，光線很暗澹，桌上放着一架台燈，白天也開着，我的那座打字機好久沒用了，打開蓋來，缺了許多字，主事的要我在另一個字盤裏去找，揀字多費目力呢？我沒法推託，祇得寫着、揀着，來回幾次後，覺得腳下異樣，俯身下來看，原來水泥地面好些都剝蝕了，怪道高低不平，又不知怎樣一不留神我又把身後柵架上一小瓶藥丸撞碎了，駭了我好一跳，雖然沒人說我什麼，但是我覺得一切都不順利似的。

揀了三天字，把我整個作事的熱忱都窒息了

大概這桌上微弱的燈光正象徵我希望之光，我祇覺全身乏力，像要倒下來，但是回家後却不敢聲張，母親問我感覺如何，我祇點點頭，苦笑着，心想再試幾天，到底這是我自己找得的事呀！不能一下子便虎頭蛇尾，果然幾天以後，情形便不同了，我開始担任翻譯及整理法令工作，同事方面也有了相當聯絡，最使我高興的是我見到了很多事、很多人，很多書本中從未讀到的知識，我想我要在儘可能範圍內繼續下去，然而對於大學生的資格問題，我却越來越懷疑了。

最近事務所裏，招用一位英文打字員，祇登了一天廣告，便收到近百封荐書，那些履歷形式式應有盡有，某一封上說是會英文打字，能會計，懂英文，會肄業某大學，希望待遇，每月法幣五萬元，多麼廉價的希望！我更覺得不忍卒讀，結果我們在中間挑出四封來，請他們按時赴考，有一位應考時打錯了格式，額上急出豆樣汗珠，這是失業者絕望的血淚，流不盡，也流不完！

大學生
有希望

多少大學生的希望，被這絕望的失業流去了？誰都計算不清來，目前大學

生的價值像市面不景氣時百貨公司門前堆着的「犧牲品」，越賤越廉越沒人愛，這是誰的過失？說學校教材學非所用吧！學校說那是遵守教部規定，說學生攻讀不動吧！幾曾見成績優良的個個得業？說社會制度不健全吧！任何歐美強國都泛濫着失業浪潮，豈僅中國而已？可是有一點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上海失業的最大勁敵乃「腳路」和「勢力」，大學資格壓根兒「無能為力」，記不清在那幅漫畫裏，一個西服青年在大樹下憩息態度安祥鎮閒，衣上書着「勢力」，另一個乾癟的中裝人，帶着一紙文憑，滿臉狼狽，胸前寫着「真才實學」，代表了整個社會求業的衆生相。

我真替一些有地位大學教授們難受，多一屆學生畢業就彷彿加深一重負擔似的，負責介紹這位那位職業，不勝其煩，然而頭腦稍微清晰些的人都該明瞭，這祇是目前過渡時期內一種畸形狀態而已，也希望這僅是暫時的現象，大學生畢竟是鳳毛麟角，總有凌雲直上的一天，為什麼要為這片刻的失望而悲哀呢？太犯不着，朋友！你是大學生吧！來！讓我們自己來信仰自己，大學生是有希望的！

長江三角洲的消長

陶

◇抗戰中交女友欲罷不能◇

◇勝利後對妻子懺悔無窮◇

彬和我的年齡相比，祇小一歲，我倆居住的地方很近，並且我倆讀書的學校又相隔不遠，所以彼此相識。我時常到她家去玩，她也時常到我家來玩。有時因為功課上的疑問，也時常彼此在一起切磋。我們雙方家長因為我倆從小讀書就在一起，而且性情相投，所以就託出人來，替我倆做媒。當然這是順水推舟的事，所以一說就成功，表面上是依父母之命，靠媒妁之言，其實我倆完全是自由結合。民國十五年那年，我正二十歲，初夏的時候，我倆舉行訂婚儀式，許多親戚同學都向我們致賀。

民十九年我是二十四歲，我倆在上海結婚後，往杭州度蜜月。結婚不及半年，我考入某稅務機關服務。次年冬，生一女孩。日間我出去辦公，彬在家撫育女孩，晚間回來，小家庭中充滿了天倫樂趣，在外一天的疲勞辛苦，完全讓小天使的呼叫聲給

化爲烏有，隔一年又添一男孩，親友們無不說我倆的家庭，是如何美滿，個個稱贊羨慕不已。二十四年，續添一男孩，二十六年又續添一女孩，兩男兩女，一家六口，負擔確實不輕，所幸祖有遺產市房甚多，每月房租所入，貼補家用，尙勉敷開支，並不感覺得拮据。

八一三中日戰事爆發，淞滬淪陷，國軍西撤，國府遷都，政府各機關相繼紛紛入川，我所服務的稅務機關，也不能例外。所有同事們都奉命分批調往陪都。起初有坐飛機到香港轉漢口往重慶，後來的經過海防、緬甸、昆明往重慶，有的從浙贛入川，有的從香港廣州灣轉赴渝。二十七年冬，我也奉命隨同事一批，共計有十二人入川。當飄蕩時，我對於家庭，不勝依戀，盼望能够留在上海。但是上海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惡劣，政府機關職員，勢難滯留，而同時爲了職務的關係，又不能不走，所謂顧得公來顧不得私，公私兩方面，委實不能

同時兼顧。所以祇得毅然決然的與彬和四個小天使暫時離別，當時一般人都認為抗戰已經一年，到了重慶之後，至多也不過一年半載，就可以回上海，就連我也如此看法，覺得短時間的分離，是無所謂的。

到了重慶之後，我和彬差不多每週都要通信的。我在重慶一人開支有限，除每月伙食外，再留幾個零用錢，就可以對付過去，便把所餘的錢，都匯給彬，接濟家用。她屢次來信讓我多留幾個錢，以供貼補飲食之用，但我總以為她在上海連大帶小五口人，錢少了是無論如何不敷開支，所以我始終把所餘薪水，儘量接濟她，貼補家用。重慶住了一年，看情形戰事斷非短時間可以解決，可是我歸心似箭，盼望能够早日回到上海，重享家庭之樂。重慶的同事，有比我先到重慶的，時間稍久，有的居然產生了「偽組織」。我對於這一班同事，極為反對，我認為這是有違道德和良心，甚而至於有一部份同事因為有了「偽組織」，就撇開妻子兒女不顧，這對於良心是萬萬說不過去的。所以我對於這些同事，時常規勸他們，但總是勸不醒，使我痛恨到極

點。

我在重慶，因為工作繁忙，一個人應付不下，後來就添了一位同事幫忙。誰知道這位同事是一位女性，初離開學校到社會裏來做事，對於辦公事，一竅不通。她既然是派來幫忙，所以我就得一樣一樣教她，我和她同在機關裏吃包飯，而我們住的宿舍，雖然是分開的，可是在同一大樓裏面，同一大門出入，因為這些緣故，所以我和她是日開同室對面辦公，飲食同桌，下班的時候同路回到宿舍。經過好幾個月後，公餘之暇，有時或者我請她或者她請我，到電影院看電影，吃小館子。在我，祇不過是朋友交遊，並無其他目的，可是同事方面，個個在我背後批評我怎樣怎樣，我總感覺得他們這些人未免冤枉我。在這個時期，彬還是差不多每星期來一次信，可是我就不能維持每星期和彬通一次信了。實際上因為這位女同事，或者可以說是女朋友的關係，要時常同她在一起吃喝玩耍，也就沒有時間和彬寫信，漸漸和彬疏遠。對於彬來的信，起初也是置之不理，後來看到她的信，就感覺得討厭。這位女同事每一次看到我接到彬的信，就不高興。因為

這個緣故，我就停止和彬通信，希望彬因此也可以減少來信。可是恰巧與事實完全相反。後來彬率性把小孩們的大小楷和學堂的功課成績報告，與孩子們的像片，時常往我這裏寄，有時讓孩子們給我寫信，希望打動我的心，可是我始終不爲這些所動。因爲這位女同事監視過嚴，我也無法不如此做。到後來最使我無法辦理的，就是這位女同事要我寫信給彬，叫她同我離婚。起初還是婉說，後來她逼着我非如此寫不可，信寫好了，由她看過交郵寄發，她這纔相安無事。可是信發出之後，彬雖然仍舊來信，對於這解除婚約的話，隻字不提。

去年抗戰勝利結束，政府還都，我分配到一張飛機票。機關裏命我在二日內回南京，這位女同事看到我要先走，不能與她同行，極爲反對。可是一切都安排好了，不能變更，非先走不可，於是乎她立刻反臉和我斷絕關係。後來飛機因爲天氣關係，一再延期，我親眼看到她的一位武裝同志少將階級的男朋友，來往甚密。到下班時，這一位一顆星的武裝同志，常常把吉普車開到機關附近路旁等候她。日子不久，她的衣服就完全與前幾時大不相同，

三天兩天翻行頭。

是在一個星期六的早晨，天氣非常好，蔚藍的天空，沒有一點雲，我就趕到飛機場，人和行李過磅和經過檢查後，飛機的發動機在軋軋作響。我們爬進飛機後，慢慢就向上升起，飛機作平面飛行時，比汽車在馬路行駛還要平穩。當日下午抵達南京，我就託人買就火車票，趕回上海，正是星期日。到家之後，看見彬和四個小孩，因爲星期日不上學，都在家中，除彬之外，他們對於我似乎都不大認識，彬同他們說明之後，大家都爭先恐後的大叫爸爸。彬並且告訴我，在抗戰這幾年，生活是非常艱苦，以我後來不但不通信，連一個錢也不寄來家，一家五口，物價一月內波動數次，單靠幾個房租，僅僅勉強伙食費用，至於子女教育費用，完全是變賣首飾而來。最難得的而同時最使我難堪的，就是彬對於我過去的一切，完全不加追究。我還是一個基督徒，我完全覺悟了，我實在對不起彬，現在我已經澈底覺悟了，我希望彬能原諒我，我懇求上帝饒恕我！

X

X

X

希望美國好婆回來

陶

從一個美國傳教士麥先生的介紹，我在民國二十八年五月間的一個下午，得到極斯非而路××號韓小姐那裏去參觀。據說她那裏收養有一百二三十個中國男女苦小孩，完全是她一個人在那裏教育他們，撫養他們，和保衛他們。當我走到目的地，順着門牌號數依次尋找，最後在一個小弄內找着了韓小姐的住所。兩扇大門外面，大部份用鉛皮釘着，在大門上掛着韓小姐的英文名牌一塊，認清沒有錯誤之後，我纔敲門叫人開門。大門距離房屋很遠，非用力猛搗，不然裏面人聽不見，那是無人來替你開門。我起初以為用力敲門，不大恭敬，所以敲了好幾次，等了許多時候，竟無人開門。所以後來我就不得不用力，猛搗了幾下，聽見裏面有人走路脚步聲音，向大門而來，將門上小洞打開，很過細的把我打量一番，然後纔問我來作何事。我告訴她麥先生如何介紹我來參觀。又把麥先生的介紹信取出來給她看，她纔親自把鎖大門的洋鎖打開，再啓門把門打開，讓我進去。等我走進大門，她連忙又把

大門關好。大門非常管得緊，後來據她告訴我，有一次有兩三個流氓到她這裏來，因為大門管得不嚴，把他們放了進去，他們就大事敲詐，後來幸虧她用電話報告附近巡捕房，派人來，纔把這兩個流氓打發走了。她接着又說，目前情形更壞，她所以不得不格外慎重小心，把大門看得緊緊的，不敢放鬆一步。（按民國二十八年上海淪陷，滬西越界築路一帶，完全是日偽勢力，當時在如此惡劣環境之中，虧她一個人應付，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我走進大門，就是一個大院子，房屋完全老式平房，裏面分男童臥室、女童臥室、課室、廚房和她的辦公室，書桌上裝設有電話一架，一切佈置都非常簡單整潔。五月間是黃梅天氣，雨水最多，而且極斯非而路一帶，地勢低窪，並且中日淞滬戰事發生後，黃浦江濬浦局挖泥工作停頓，黃浦江河底淤泥堆積，一遇大雨，陰溝水倒灌，所以極斯非而路一帶時常馬路和室內積水五六寸。我此次去參觀前兩三天正落大雨，她的房屋內，積水未退，我

看她穿着一雙長統膠皮鞋，高過膝蓋，跑來跑去。

我看她年紀大概已在六十歲以上，頭髮全白，可是精神很好，身材不高，男女孩童都稱呼她叫「好婆」。我們在他書房坐下後，我就問她創辦收養孩童的經過。她告訴我，她是美國的一個貴族小姐。她一面說一面把照相簿取出來給我，上面貼着她的祖父祖母和她的父母照片。她繼續往下說，她在美國做小姐的時候那時她纔二十幾歲，她時常在雜誌看見中國的男女兒童，因為無人照顧每年夭亡不知有多少。所以她纔下決心立志到中國來收留撫養中國兒童，數目多少，完全看經濟力量而定。起初她家庭裏親戚朋友，一致勸她勿來中國，並且告訴她，中國生活艱苦的情形，而且她一個人力量有限，也絕對不能把中國的兒童完全收養無遺，可是她回答他們說：「我的志向業已決定，縱然我一個人，無論人力財力都有限，但是我若是收養一個兒童，究竟社會要少一個無人顧問的貧苦兒童。我並打算把中國的貧苦的兒童完全收養，一個不剩。可是如其人人都像我，那我相信中國貧苦的兒童一定可以完全受到撫養和教育。我不怕吃苦。我的

力量有限，但是我願意做一個創導的人，所以我一定要到中國去做這一件事業。」聽了她這一番話我是非常的欽佩，她是二三十歲到中國來，已經有三十多年，當時已經六十多歲。性情非常溫和，可是一般男女兒童看見她，又愛她，又怕她，這一點值得佩服的。她並不向人家募化，她完全靠美國方面人民自動捐助。有時有人匯錢給她，有時美國教會方面接濟她的麵粉、麥麩、和豆類。這些就是她和她兒童的食糧。至於兒童的衣服，也都是美國方面捐助給她的。她那裏除掉一百多個兒童之外，還有三個女工，一個男工。在裏面幫她做縫紉、洗衣、舉炊這些工作，這四個人都是從外鄉逃難來到上海，輾轉介紹到她這裏來，不要工資，祇求有一口飯吃和一鋪之地就心滿意足了。

我在民國三十年九月間離滬赴港轉渝，動身之前，我把剩餘的衣服、筆、墨、紙張等等全都贈送給她分給兒童用，她規定兒童週日上課，上下午分爲兩班。請有教師每天到她這裏來上課。星期日舉行禮拜，請教會牧師來講道。夏季中午飯後規定兒童須睡中覺，沒有一個可以例外，縱然睡不着，

亦須趟在床上，不許作聲，日子久了成爲習慣，也就自然而然到床上就睡着了。所以她那裏的兒童，吃的並不算好，可是不缺乏營養，一個個都長得很好。

我到四川之後，曾經與她通過幾次信，後來從

驚險歷程

爲了生活，在八年的抗戰期中，我曾經歷了好多次連做夢也做不到的驚險苦難的路程；那種生死俄頃，急得斷腸，嚇得魂飛的故事至今回想起來，還有些心驚肉跳。

戰神毀滅了我的家園，奪去了雙親，更使孤零的我失業無依。唯一解決生活的辦法，只有集一點資金，合友人一起嘗試置業的生活。

我們在臘盡歲邊的當兒，開始自錢蹄下的杭州販了百貨及棉布等貨物，趕往國軍駐防的前衛某地南澗的途上；全程約有百里，一日可達。

清早，濃霜覆蓋着的大地，顯得分外枯燥和單調；山頂迎着朝陽，一羣人魚貫地向着上山仄徑上

別的友人信中知道她因爲上海淪陷後，情形過於惡劣，委實無法繼續下去，同時她的年紀也太老了，不能不回國退休。此次戰事勝利結束，我回到上海看那些兒童，他們每一個都向我說：「我希望好婆回來！我希望好婆回來！」

唐風

進。走到半山，因爲肩負貨物，所以已氣喘吁吁了。加以地面霜溶，泥濘濕滑，更爲費力。及至山巔，早已汗出如雨，熱氣自髮間向上直冒，稍息片刻，走下山去時，却便易多了。

離城已遠，人跡漸稀，將經過日軍的步哨線時，心頭不免忐忑。

到了步哨線的離關，熟路的友人便當先走過去，和翻譯噉噉喳喳的搭訕起來；一會兒，使了個眼色給我們，由是便在『心照』之下，一一順利通過了關。自然，這是CRB的力量。

自此以後，走入了『三不管』的地域，那是相當帶一些恐怖色彩的；幸虧我們一羣人多，游匪是

不必擔心的，倒是日軍的在各山頭的瞭望台不可輕視，因為很可能被視作大隊的國軍呢。

翻過了三個峻嶺，人是相當疲乏和飢渴了。只想稍稍停歇一會，可是事實上絕對不許！抬望眼一座高在半天的山峯擋住了去路，熟路的友人告訴大家：『請各人特別留心，這兒就到了最緊要的地方了。』接着，他悄悄地指示着：前面有一段三里餘的公路要衝過，方才可以達到高山，翻過去，就全是國軍的自由區了。

由是大家鴉雀無聲地緊提着步子，草鞋踏在地上發出了細碎的聲音「噼噼……」，而心中的跳動也就加劇起來，一秒，一分，只恨不能一步就跨完了這三數里的山路。一方面又得留意汽車的聲音，恐怕日軍用車駛來給他們撞見便要性命不保的。

好容易一轉灣，拐進山坳，大家方才喘出一口氣，把緊張的心暫時鬆弛了一半，可是還不能停留，須得用極快的速度翻過山去才是。上山的路極陡，又無階級，又是霜後薄滑不堪，但是已無暇顧到這些了。連爬帶攀地一步步上昇，背上貨物的重量有增無減，累得汗流浹背。

「噯唷，擋不住了，擋不……」一個夥伴滑跌了下去。及至立起，已是滿身泥污了。

既上了山，而下山却更難，這樣陡的山峯，如何得下？因此滑跌的人更多了，只是這已到最後關頭了，儘管跌下還要用足精神和力氣，設法以最速的時間過此難關的。

因為路徑是初次經過，雖有領路的，終不免耽誤時間，及至翻至最後一座高嶺時——第九座了——已是昏黑的傍晚了。走上山頂，修竹叢密，遮住了星月光，陰黑得可怕；下山就又加上一重困難，我們只能摸索着，握住一根竹桿使其臥倒下去，順勢走下，連接不斷，這樣換了五十餘根竹桿，方始踏着斜坡，見到星光。

走路的時候只覺得熱，衣服愈少愈好；及至到達目的地，睡的是草窠，薄而髒的麻袋被一床要蓋五六個人，真是凍得厲害。朋友孫君終於凍出了病，不得不在第二天交易了結時，先約一部份人準備回杭，却不料因此發生了變故。

在我們重新翻過了八個高嶺，預備踏上最後一個高嶺時，忽地砰——的一聲，不知那裏放了一槍

，一行人個個提心吊胆驚恐非常；此時天色已晚，而距杭州城尚有廿里之遙，所以越發心急了。十餘個人魚貫地走上山去，別無動靜。我在中間，爲頭的幾個已到達頂巔了，我跟着走完上山的路，方想喘息一會，忽在一堵破壁後發出一聲吆喝：「停住！不許走！」

跟着竄出四五個壯漢來，分頭抓捕四散奔逃的一羣人。我給山石一絆，一交跌在枯草中，四五個爲頭的已飛也似的向山下奔去，我情急智生，乘匪徒不注意的剎那，一連翻滾了二三個轉身，已近下山路口了，便立起身，以最敏捷的步伐，衝下山來。背後只聽得狂喊着：

『再逃，開槍！開槍啦！』

不知是他們故意嚇人抑是慈悲，等我跑至半山腰，還未聽得一聲槍響。自己是倏倏逃出虎口了；但是合在先逃跑的幾個聚攏後一查人數，自己一羣

中恰好逃出了一半，而還有一半不用說，多是遭到『洗劫』的命運無疑了。

天已入夜，我們等候着，在山下的村舍前。不幸的一半夥伴，不久都垂頭喪氣的走下山來了，有幾個還受了傷，鮮血滴呀滴的染在地面上。錢，當然全部給抄了去，『生意』白做不用說，驚嚇可受够了，有幾個甚至流出眼淚來。

夜間刮着風，一忽兒又下起雨來，接着是雪珠似撒豆似的投落了下來，愈下愈大。我們一行人還在荒郊趕着歸程，身上全溼了，足上沾滿了泥漿；這怎麼辦呢？要是給日軍遇着，還不當做間諜或打游擊的嗎？

心越急，雨雪越大，四野一片漆黑，恐怖在急劇地增加着。幸而走到了一所茅舍，再三哀求，才允寄宿一宵，終算解決了一個當前的難題。一切危險總算完全越過，明天我們又在杭州了！

人生的路

藍 戈

路，總是崎嶇地，彎曲地，除了人造的一條大

路，可以沒有高低沒有彎曲，任你用什麼方式來

行走，它是免不了要使人感到疲乏或竟力竭墜地的。

更何況是這條漫漫的人生路？

人生路是沒有一個固定的形狀的，然而它却是那末地崎嶇不平，那末地彎曲盤旋，而且它是走不到盡頭的。它的出現是在每個人所經歷的經驗中。

生活着的人自他的生以至於死，就每天在他的人生路上旅行着。

人生路的前面是一團燦爛的光彩——這是希望的光，成功的目的；每個人的人生路上就永遠照耀着這一團光。它給予了人們勇氣，他們爲了得到他們的光明，達到他們成功的目的，就奮勇地鼓着力邁進邁進——同着這團燦爛的希望之光。

但是因爲人生路是崎嶇的彎曲的，在它的路上佈滿了不少的高山大川荆棘毒蟲，時時步步阻礙着行人的前進，以致有些人落了伍，甚至有些人因畏難而裹足不前了，他們站在一旁看着別人一個個越過他們而走向前去，雖然心中感到一陣陣難過，但是終於仍是沒有辦法能跟着他們前進。

時代是在不斷地前進着，人生路也就時時在延

展着，落伍及裹足不前的一羣終於失去了面前的一團光明。於是他們只得在暗中摸索着，直至他們的死亡。

奮勇的一羣却終究得到了一些或大或小的目的，在他們面前的一團燦爛的光仍是在前面，他們終是有希望的——他們就永遠生活在希望裏。

這是一個可怕的淘汰——因裹足不前而落在黑暗裏的人們，他們終於成爲時代的落伍者，——最後以至於不可逃避的無形的消滅了。

這是多麼可怕啊——落在崎嶇的人生路後面的人們！

人生是需要進展的，需要與時代同進展的人們來完成它的使命。我們不允許有落伍的人在這時代裏，我們也不希望在這時代裏有着落伍的人。

有生命的人們，快奮起你們的希望之神所給予你們的勇氣向前邁進！使出你們智慧的手把面前的一切阻礙除去它，跟隨着時代的巨輪進展！

人生路雖是崎嶇的、彎曲的，但却是有希望的，我們應不怕艱難地向前行進、行進！

我找到一條路

沈 欽

我是一個尋路的人。

我從學校中出來，就在這茫茫的社會中找尋，找尋些什麼，找尋一條愉快與正確的人生路綫。

起初，我摸索到一個商店裏，那商店是殘暴多於仁愛的，每人有着每人的地位，每人也有着每人灰色的命運，終日在錢、交際、噓頭中兜圈子，讓時間來消蝕一個個寶貴的生命，一年過去了，賺了些錢，又一年過去了，錢又堆高了些，可是他們的生命是貧乏枯燥的，我得不到樂趣，我也體味不到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於是我走了出來。

這樣，我又得開始找尋第二條路了，不久之後，我走進一個農村中的鄉公所了，農村風景是美麗的，農村經濟是破碎的，可是上司們決不有所憐惜它的美麗，顧念它的破碎，一次一次的捐，一批一批的稅，儘在向形容枯槁的老農身上拋，拋啊拋啊！……將農人的汗血刮個精光，農夫們的淚水也灑得精光。「收，你收！」我敵不過兇惡的眼光，我受

不下堅硬的拳頭，我不忍諦聽老農的哀泣，「斥革」，那最好，我從鄉村又回到了都市。

那兒去呢？整個的前途全籠上陰影，沒有路，打出路來！我踏上了流浪的路程，流浪，流浪到一個荒僻清靜的小市鎮上，我總算又得到第三條路。

小市鎮上有聲望的紳士在一塊空地上架起了一座簡單的房屋，懸起了一塊油漆的校牌，我做起教師來了。學生並不多，好在教師只有二人，經費稀少也沒有恐慌。咱們都是單身，膳宿由地方人士補助，單身總比有家累有辦法！

何等有趣的一般小天使們，小口朗朗的誦讀是何等親切動人，輕盈的淡笑是何等的天真呵，活潑萬壯的身子在碧空籠罩的大地上又是何等美妙！

這裏沒有塵世的污穢，也沒有殘酷的情狀，整個的世界該是和這裏隔絕的，所有的是大地孩子的跳躍與和平秀麗的美，我祝福自己，找到了一條有意又有價值的路了。

鬼路

之華

世界上究竟有沒有鬼？到科學昌明的今日還是一個謎。

記得在童年時候，我家住在離吳興城不遠的郊外，那裏風景很好，前面是一條溪，三面是密密叢叢的樹木，每當月白風清的晚上，月光照在水面上，漣漣的銀波，映着黑沉沉的樹木，非常幽美！從我家沿着那條溪走去，不到半里，是一個很可愛的村莊，叫做沈家村，那裏遍地是竹林，住着約摸有六七十家人家，在白天的時候，鄉下人總是不斷從這一條路上來往着，可是一到了暮色蒼茫時候，便頓時人跡全無了，附近人家雖然有要緊的事也往往不敢打這一條路經過，却要兜一個大圈子，走走另外一條小路。據說那一條沿溪的路上是有鬼的，十多年來，這條路到了晚上是一向很少有人敢去冒險經過的。

有一天當是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和父親跟兩個弟弟在庭前納涼，我們正在談談笑笑說得很高興的

時候，門外突然闖進一個人來，在淡淡的月光下，我擡頭仔細一瞧，原來是鄰家張老伯伯，他一進門便急忙忙的招呼着我的父親：

「啊！不好了！」

「出了什麼事？」我父親很驚奇的問。

「李家阿金病得快要死了！」張老伯伯停了一會便這麼回答。

「他今天早晨不是很高興的上城裏去嗎？」

「咳」張老伯伯嘆了一口氣接着便這麼說「阿金昨天晚上在家裏喝了一點酒，因為天氣熱，便半夜裏獨個兒沿着溪，上沈家村附近的一條橋上去乘涼，不料在橋上碰到一個很漂亮的女子，他們坐在橋上談了幾個鐘頭，後來這個女子答允他在今天夜半成親。」

「那末怎麼會生病來呢？」

「是啊！」張老伯伯繼續說下去「今天阿金一早回來便向我們借錢，說是今天要成婚了，我和張

家阿三每人借了他二十塊錢，他便上城裏去了一天，買了許多新的衣服，女人用的脂粉，和其他新郎新娘用的東西，一到家裏便一頭笑，一頭倒在床喊着：「今夜要成婚了，你們替我快快預備呀！」

「新娘是誰家的女兒呢？過去跟阿金認識嗎？」我父親很詫異的問。

「認識什麼呀，這是三年前沈家村橋畔濯髮的女鬼啊！」

正當談得緊張的時候，外面一陣熱鬧的聲音傳來，接着王家阿福哥、王家老婆婆、朱家阿春弟都進來了，他們都帶着緊張的情緒報道「阿金死了！」

當時我聽了這個消息也異常驚奇和害怕，尤其在這深沉夜色中，而沈家村的那條橋離開這裏並不遠，如果阿金真的昨天夜裏碰到那個女鬼而死，不是覺得令人毛髮聳然嗎？

「咳，這條路在夜裏是一向沒有人敢走的喲，從前沈老頭子從沈家村出來回去得遲一點，便碰到吊死鬼，在半路上吊死了！」王家婆便這麼說。

「事情多啦，城門口買山芋白阿大，同着四五個小夥子上沈家村去，晚上回來，走到半路突然四

週都圍了牆圈，他們在牆圈裏跟鬼打了一晚，天亮回來，一齊生起病來，結果竟死了一人！」王家阿福哥也這麼接着。

「還有那條路上有一叢坟山的地方更可怕呢？走夜路經過的人，回來後十個有九個都要急病而死，從前上塘街糕糰店吳老闆，醬園店麻皮阿榮，擺水菓攤的阿根都是這樣死的！」阿春弟也這樣舊事重提的接上來，把四週的空氣變得很沉寂很恐怖，只聽得一陣陣夜風吹來，把樹葉吹得在沙沙的哀鳴。彷彿真有鬼從那條路上在趕過來。

雖然，那條路上究竟有沒有鬼，我因為始終沒有一個機會去嘗試，不能證實。但有很多人因為在夜裏走那條路患急病而死，又是事實。當我童年時代那條路在白天是常常和許多同學們去經過的，那裏有坟墓，有許多破舊的棺材，一路上只是一片野草和幾枝零落落的高大樹木。如果在夜裏，那末在黑黝黝的夜幕籠罩下，想像起來當然是很恐怖的事件，加之歷來曾經發生過許多令人感到恐怖的事件，因此就不期然而然的成了一條無人在夜裏敢問津的「恐怖的夜路」！

人生應走的路

辛人

嬰孩出了娘胎，還沒有開眼，先要放聲大哭，他充分表現了對於世間的恐怖。世間是種種罪惡的製造場，排列着五花八門含有強烈誘性的岔道。但既已投到世間，就不能不選擇我自己要走的路，奮勇前進，而這條路的終點，是吉是兇，是禍是福，却不能預料，完全用自己生命作孤注來賭博着。

聰明而有經驗的人；他自信能辨別這一切的路，決定從那一條路走去，前途是光明的，是幸福的。不但自己如此走，更要引導他的後輩也如此走。老一輩的人，憑他自己的經驗，要他親愛的兒子從小就識字讀書，又把古來傳下來的一套儒家格言仁義道德全部教給他。希望他兒子長大成人以後，便成了一個四民之首的士，更可以學而優則仕。認定識字讀書和仁義道德配合起來，即是走上榮宗耀祖成家立業的光明大道的出發點。

地球晝夜不停地旋轉，世間的一切也隨時改變，人與人的相互關係，更激刺起了反動作用。老輩

心目中認為第一流的人物，已經成為現代最落伍最賤的階級。單走上識字讀書的路，在中途或者還可改變方向。如果和仁義道德配合起來，那決不是現代的光明大道。

人種學的專家說，人類文化發達到了頂點，就是人種的衰落。歐洲歷史上曾有過不少先例，每到了相當的時期，就遭遇文化不發達的土人的侵入擾亂，經過一次大混亂以後，文學受到極度破壞，但同時改造了人種。現代世界上已找不出這樣強悍的土人了，所以勞工農夫就起來代替了土人。在這樣環境裏，識字讀書的人應該是被改造的。中國目前似乎還沒有到這個境界，說得過甚一點，也不過算他過渡時期的起點。但人與人的相互關係却漸漸地明顯表現，工人一天的代價已超過了文人好多倍。孔老夫子仁義道德的學說，本來和現實配合不起來，古代如此，現代也是如此，將來還是如此。孔夫子自己，流離奔走，吃了一世苦。後來統治階

級利用這一套，叫人民安貧樂道，根本是消極的教訓。你但看製造殺人利器研究原子彈的人物，到處受人家隆重的優禮，回頭再看看國內的尊師運動，真要倒抽一口冷氣。

新時代的文學專家，已經把古老的說文改造了。他說：現在不配講六書，單講諧聲一義就夠了。舉幾個例：槍者搶也，有了槍纔能搶奪敵人的地盤和一切要搶的物資。筆者癩也，單會擲筆而不會做其他工作的人，應該要餓癩肚皮，終於被人吃癩。

一條隱士的路

鉅束

這是一九三七年秋間的事。

抗戰軍興，一紙停薪留職的公文，結束了我的公務人員的生活。爲了生活費落了空，只得在警報聲中，繞着道，拋棄了行李什物，步行了十天，好不容易打回老家去。

偏僻的故鄉，平靜如死水，好像還不知道這次戰事的來臨，雖然也曾爲了軍隊過境，鄰縣受轟炸，而在這死水池中激起了微弱的浪花，但不久又復

薪水者心思也，薪水充足的人，隨時可以想得出去思，如果薪水不够生活，也就不能培養心思。

我當然是被吃癩者之一，更提不起心思做文，今天見到覺悟的徵文題目，就胡亂寫了一點，所引的理論，不能算作標準，見仁見智，希望讀者自己去理會。末了，我要忠實地告訴讀者，人生應該走的路，是要找尋將來的光明大道，如果走上老輩已經走過的舊路，或電燈照耀着的暫時光明的路，那你將來非走到走頭無路不可。

平靜如故了。

初到家裏，覺得在亂世中骨肉團聚，倍形親切；多年的老友，朝夕晤談，更是快慰。幾乎把僅僅一江之隔的地方，正在進行着的砲火連天的戰爭忘掉。

然而日子一長，問題便來了，如何維持生活呢？戰事愈趨愈烈，一時不見有停止的樣兒，生活程度的高漲，也一刻緊似一刻，已瀕破產的農村，日

見其動盪不安了，受了戰爭影響而失業的我，也跟着動盪不安了，覺得非找一個職業不可。

恰好老友某君，爲了適應地方的需要，創辦了一所補習學校，專收初中程度學生，知道我正在「動腦筋」，便把我拉了進去，擔任了數理方面的課程，校舍借在木村的一所小學裏，學生三十多人，班數却分得不少，除初中三班外，還有已在初中畢業而再來補習的，僅僅我們兩個人，也實在有些忙不過來，所好兩人志同道合，平日很談得來，精神上倒也痛快，然而教書生涯是苦的，待遇尤其說不上，靠着幾個不甚可靠的經費收入，實在有限得很。

辦了一年之後，我的朋友臨時有了個經商的機會，便「棄之如遺」的把校務一齊甩在我身上走了，我失去了一個同道合的人，精神上便感覺不痛快，不得已維持到學期終了，便宣告了停辦。

我的朋友知道了這事，覺得很抱歉，便又把我介紹進了一個教會學校，擔任了初中部的教職，待遇是每月元麥兩摺，我覺得條件還適合，便答應了他。

不料等到開學到校，那種教會學校的派頭，很有些看不慣，一切學校行政，都拿在幾個不明教育原理的特殊階級——神甫手裏，他們除教學生讀書之外，便是宣傳教義，勸他們入教，校外的事情是完全隔絕了的。便是教員和外面有了較多的接觸，學期終了便有解聘的可能，校內階級是分明的，就是：校主——校長——學生——校役——教員。教員是占着末一位，地位在校役之下，爲了找事不容易，——尤其在敵人爪牙之下，想不做偽組織的事，——只得咬着牙磨着性子忍受，一直過了三年，完全隔絕的，與世無爭的，一天到晚在教書、改卷、吃飯中討生活，好容易盼望着勝利的到來。

這是我在抗戰期內所走的路。——一條隱士般生活的路。

我很慚愧在這大時代中，我毫無直接貢獻於抗戰，一直過着逃避現實的隱士般的教書生涯，現在我們的職業是復員了，我願意從今天起，把過去丟開，努力從事我的本位工作，決不放鬆一點，以期稍有補於社會、於國家、於人民，來贖我過去逃避現實的罪過。

家

厲生

先父年十三就子身到松江學習手藝，我家祖代清寒可知。這話都是我父親生前告訴給我們聽的。

父親學的手藝是彫刻，這種彫刻是專替人家造屋時彫樑柱等的。父親沉默寡言，精心藝術，後來就自己設了一所作場，在浦東爛泥渡，後來生意漸漸興旺起來，父親又克勤克儉，所以「李順記彫花作」在浦東爛泥渡也有些小名氣，無論烟紙店送「火油」（那時浦東還沒電燈）米店送米，菜館叫菜，祇要說「李順記彫花作」，他們不必問地址就立刻送到我們家裏來，這樣一來貧苦的親戚死了人，一時沒有錢買棺材也請我的父親說項代為賒欠，隔壁潘家嫁女兒也請我父親向南貨店代為賒欠海味，父親不便推託，都去效勞，結果賠累了許多錢。

面東的四間平房，建造在浦東鬧市的小街裏，這便是我生於斯、長於斯、歌哭於斯的「家」。並且現在我蔭襲着父親的辛勞結晶的遺產，而仍住在這裏。

在一個手藝人，勤儉勞苦而建造這四間平房，確乎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爲了這，我那可憐的慈母，曾經告訴過我：

「你的父親曾經在浦東富室張陳兩家造屋時，替他們彫刻，當時有二桌檯子吃飯的彫刻匠，都歸你父親帶領，並且還有許多學生意，晚上，自己家裏再做夜作。」

我的母親是續室，先前生我長兄的母親姓張，據年老的戚屬告訴我，哥哥的母親死在民國九年的大疫裏，洩瀉不止，後來把雅片來醫治，結果給醫死了。

哥哥現在在上海電力公司任職，和嫂嫂姪子住在滬西，身體非常瘦弱，姪子很聰明，但嫂嫂犯了賭病，祇想又麻將。

我的哥哥讀到高小三年後，（那時高小有三年）畢業後，就專心讀英文，英文給他研究得很好，但中文却很平常，他年幼的時候，很喜出風頭，曾經

當過保衛團隊長，後來革命軍到上海，他負了槍去搶總巡。（就是現在的浦東分局）搶到許多子彈，後來結了婚便把槍繳給保衛團，子彈也送給保衛團，那時保衛團在浦東陸家嘴。

哥哥要攀親的時候，有許多的媒人，拿了人家小姐的八字來給我的母親許，後來對了一家鄉下姑娘，姓陸，不料這個我的陸姓未婚嫂，不及過門，患病死了！我的母親十分惋惜。

當第二個嫂嫂嫁給我哥哥時，正當我家興旺的時候，許多親屬來的很多，我們請他們吃了三天好飯菜，那時用去了壹千多圓銀洋，人家都誇說我家小康。

戰事前，哥哥白天公司任職，晚上再教授英文，每月有百把塊錢進帳，米祇十元一擔，於是生了姪子佣奶媽，冷天生火爐，十分舒服。戰爭以後，哥哥不會把餘錢做生意，漸漸用完了，現在也聊資渡過罷了。

我那可憐的母親，在民國廿一年正當上海一八八打仗的一年，生產後病得很利害，瀕危的時候，對我說：「你們這些可憐兒啊！我將要死了，你們

的苦境正長呢！」我正在吃晚飯，不覺溘溘的落下許多清淚來。

母親產後祇是瀉，父親請了上海有名的女科，記得到浦東來要八元八角，幾乎一擔米價，但是也終於無效，在九月十六危險到萬分的早上，我在那天清晨背了書包要上學去時，父親說：「寶呀！今天你不要去了，你母親的病厲害極了。」我聽到祇是流淚，心裏刀割針刺一般。

母親臨死的時候，捏住了我的手，叫我的名字，接續不斷，我祇是嗚嗚咽咽的哭泣，但是這緊張的悲絕慘絕的局面，終於展開了，——母親死了！我祇十一歲，妹妹才四歲，妹妹拿了手帕哭着：「親娘！親娘！」許多鄰居和親屬都說：「慘！慘！慘！」

從此我成了無娘子了，從此我嘗到人世間最慘苦的生活，把我小小的心靈擊破了，從此我受到了最無人道的後母虐待生活，我那可憐的妹妹也由這種生活裏鍛鍊出來，一直到現在！

後母比父親小三十歲，所以名為夫妻，很像父女，如此以後，我們的家就顯得十分畸形起來，有

許多親戚也說父親這麼大的歲數，娶這樣年輕的續弦，很不相配。

後母是海門人，出身寒微，她哥哥是做小工的，所以我們都瞧不起她連家裏的學徒也瞧不起她。

後母起先還對我們很客氣，後來父親太寵容她了，她便漸漸虐待我們，有一次把藤條抽得我渾身青紫並不許我誣，給隔鄰潘姓鄰居看見了，大聲叱咤！四鄰聽見了，都抱不平，同聲指斥，後母嚇得躲在房裏不敢出來，這一次連哥哥也給鄰居指斥，說他不肯仗義執言，任異母凌虐，那裏知道如此以後，後母非但惡性不改，反變本加厲，有時反叫了我的姨母來，強詞奪理的說我壞話，順手再拿藤條打，便旁人無話可說，我的姨母是懦弱得得的，不敢同她爭論，背着面祇是哭泣，此後她不再替我洗衣，做鞋子。衣服我自己洗，鞋子請父親買。自從後母到我家後，她把錢接濟她不肯的兄弟，並且自己也學了賭，把我父親積蓄的錢，（本想到鄉下造樓房的）後來也化完了，一方面因為人家造屋都用西式了，所以彫刻幾無形中淘汰了。

後來父親改業開了一家壽器肆，後母也搬到店

裏，我也因戰時而失學，經哥哥介紹到上海去學醫生，學醫生是我自己的動機，因為看到母親的病，醫生治不好，才發憤學的，在未學醫生前，我把藥性（本草），湯頭歌訣，和脈訣等都看熟了，所以夫子大人非常歡喜，當天叫我替他寫方子，他叫出字句藥性，我便寫出來，結果祇寫錯了一個字，到那裏一個多月，我已替先生代診了。

當我學醫時，正是我家裏鬧得最厲害的時候，原來後母漸漸不安份起來，她的哥哥嫂嫂天天厚着面皮，到我們店裏來吃飯，把父親氣得瘦了許多。

好容易捱過了滿師的期限，我就回到家裏，但是沒有本錢製辦藥物衣服去治病，我就住到父親店裏，有時也替鄰店治病，却治好了多人。不料後母見我住在店裏，如眼中之釘，連絡了許多流氓要痛打我一頓，我祇能回到老宅，後來父親給我二百元，我就置備了一些藥品衣服開始行醫！

去年父親生了痢疾，那時我逃難到川沙（是時空襲甚劇），後母非但不替父親治療，反惡聲相向，我由川沙回來後，悉心調治，父親已經好了許多，但是後母不肯好好替父親調攝，並且操縱財權，

不肯給錢予父親零用，父親負疾操業，終於舊病復發，不治而亡了！

如此我的家益發破碎了，後母更加猖獗，拜流氓潑婦做過房娘，合了幾個潑婦威嚇我，我無法可想，寫了呈子送到警局備案，後來她又來了，領了許多潑婦，聲勢涵湧，我的妹妹看看不好，報了警局，由警察押着一同到局，經局員訊問時，她的舉動完全像白相女人一般，給局員判她在監裏幽她一夜，並且還括她幾個耳光，但是她還不肯罷休！

不堪回首話舊居

我在鄉間古老寬大的家中享受了我整個的甜蜜的童年——十二年，從沒有感覺到光陰過得太快或者經得太慢過，也沒有對那種生活方式懷疑過。現在想起來雖然知道那種家庭並不是健康的標準家庭，而且童年時代過那種過分悠閒過分鬆弛的生活，對於今日處於這擾攘的世界中的我也沒有好處，然而對那些優遊的歲月，仍是非常懷念。

據我的祖父說我們的一族是洪楊之亂時從江南

現在我不再怕她了，我有我的本領自活，她惡毒的虐待使我養成堅決自立的精神。

現在我在困苦的荊棘中籌備組織我新的家，現在我有了一個「她」，她是我的未婚妻，我們訂婚的時候她十四歲，我十三歲，她有父、母、姊、妹、弟，她的脾氣起初很暴躁，後來看到我困苦的精神，她給我感動了，可以說已經「心心相印」了。現在我實在籌備組織我理想完美的「家」。來寄託我半身潦倒慘苦的生活。

尤靜生

遷來江北的。我家的住宅也就是那時興建的，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因為我的曾高祖耗費了半生精力，大事修理，所以至今毫無頹敗的現象。

大門口一對石鼓伴着兩扇寫着「毗陵世澤，鴻博家聲」八個字的黑漆大門，很是莊嚴。自從八歲時聽先生解釋了門聯的字義之後，每次經過大門，「榮宗耀祖」「光大門第」等封建的家族意識的話就隱隱地佔據了我的幼稚的心。

和大門對直的是一條直通內宅的長巷子，兩邊夾着高牆，地下滿是青苔，陰暗得很。一天晚上，我冒險穿過黑森森的巷子到前面去，走到一個花壇下面，忽然蝴蝶花叢中跳出一個黑貓似的東西來，嚇得我回頭便跑。一面跑一面嚷着有妖怪，害得大家都點了火在巷子裏尋。

巷子跑完了就是東廂房前面的涼棚，這在我家算是要衝之地，南面大門，北通廚房和後門，僕人來來往往都從這裏經過。偶然有穿蓑衣拿魚筴的漁人，賣布的蟹子，（後來才曉得那是金沙海門一帶的人，他們口音與江西南人接近。）賣洋貨的貨郎，賣假珠寶的女人，會拉胡琴唱小調的算命瞎子到這裏來做祖母的生意，我就懷着看老虎獅子的好奇的心情，站在祖母背後注視他們。

我家最好玩的地方還是花園，那裏有竹林，有假山，還有滌塵居，桐陰館，鶴與琴書之室等佈置得很雅緻的房子。滌塵居是祖父的書室，祖父最恨收租賬目和柴米油鹽等塵俗之事，所以把那些事全托了賬房先生管，自己鎖日在滌塵居裏作畫寫字讀書，以滌俗塵。鶴與琴書之室是父親的書室，父親

除了在外面辦事外，就在這裏讀讀嚴復林紆或者巴金冰心的書，過着別人羨慕而他自己却認為無聊寂寞的生活。這室中琴和書是有的，只是沒有鶴。祖父因為真鶴得之不易，屢次用木頭用銅製假鶴又都沒有成功，所以稱這小花園叫鶴逸園，表示這園裏從前是有鶴的。

鶴逸園是祖父一手佈置管理的，享受較多的却是我。我的書房在花園前面，來去都須經過花園，爲了看荷葉上的露珠草木的新芽而在園裏耽擱一個半個鐘頭是常有的事。十歲時換了位和藹的教書先生，我索性請先生把書房搬到鶴與琴書之室裏去。花園裏雖沒有人，却有花鳥竹木與我作伴，看看在花下互相追逐的小鳥與隨風飄蕩的落花，聽聽石縫裏的蟲鳴與雨打荷葉的脆聲，頗不寂寞。這是我在家裏的最快樂的生活，因為那時抗戰已開始了，只是還沒有影響到我們那隱僻的地方而已。

當日人的鐵騎踏到了蘇北，距我家十二里的鎮上已駐了一隊日兵時，我們一家便告別了古老的家而逃亡，童年時的悠閒的生活也與我長別了。經過日本兵五次三番的光臨，土匪們朝朝暮暮的洗劫，

器物固然散失淨盡，房屋也只剩了三間堂屋孤立在被野藤蔓草所蒙絡的斷瓦殘垣之間。

近來生活逼人愈甚，抗戰雖已勝利，歸鄉的希望仍渺茫得很。一家人擠在人家的四間客廳裏挨着過日子，父親日在煩燥中，幾乎連讀書的心情也沒有。

霧 與 家

空氣中的灰塵驟遇寒冷而凝成霧。

傍晚，陳家橋及其附近的郊野，又落在濃霧中了。那藜莽荒穢的劫後之景，暫且披上了灰白的外衣。

本來，站在陳家橋坳，就可以望見東南面的一帶紅磚牆了，牆內的第二間屋子是我的家，但有了霧，便覺得兩端有着不可測的遼遠的距離，說得誇張一點，則我的家，似乎是在白雲深處。

這裏離開熱鬧的中心區有數里之遙，是屬於公用性的交通工具尚欠缺的南市市郊，天天往來跋涉，確很費力。至於我的家所以會搬到這裏來：避煩費嗎？不！這裏離開花園港的渡頭最近，時時有浦

有了。祖父每晚記豆腐賬，每記必嘆物價貴，塵俗滿身簡直無從滙起來。我雖以樂天自命，然也禁不住要為未來的生活發愁。

那些已過的優遊歲月中的輕烟般的往事，而今只有在夢中重溫了。可惜便是夢中重溫也不容易。

熹 亮

東來的担柴挑菜者的邪許之聲傳來。愛清淨嗎？不！這裏尋不見一座莊嚴的梵宇佛門。學高雅嗎？這裏又沒有足供登臨的園林泉石之勝。這裏是幾經兵燹之地，斷垣殘壁多於堪避風雨的房屋；所以，當初搬家來這裏的時候，心中便不免有一種戰敗的散騎落荒而走般的悽愴感。

住的恐慌不自今日始，而實由於一般二房東的佔有慾及希冀獲得非分的利益有以致之。八年中間我搬三次家，其原因則如出一轍，到現在，那因搬家而引起的一些慘傷的往事還鮮明地留在記憶裏。我不會忘記，我永遠的不會忘記，我母親這樣，妻也如此，那是在三十年的暮春，家由康悌路搬

到了辣斐德路，剛住了三個月光景，二房東便下逐客令了。

那時正在敵偽擴張期間，民生日漸困苦，軋米之風已起，每天一至午夜，便有人擠在米店門前，直到清晨店門開了，店中人出來在每個人的肩頭劃了號碼，依次購得不敷一人二日食的糙米爲止。假使去晏了排在「長蛇」尾上，你就莫想購得，搶前呢？無情的皮鞭會重重地落在頭臉上，除非你是與執鞭者有些緣故的「黃牛黨」。曾經有一個孕婦，給「黃牛」擠軋在後面，她大呼着搶前，結果是給抽了兩皮鞭，她犷倔強，接着小腹上又給踢了一腳，始痛極踏地，世界上的人道與公理之被毀滅，其方式也許就類於此！爲着以上種種緣故，又爲着要減輕她的無父的獨子家庭日常生活的負荷，我的白髮盈鬢的母親，於晚飯後假寐一些時候，待近午夜，便偷偷地起來拿了米袋，輕輕地帶上門，到對面的米店門前排隊去了。

那知這便成了二房東下逐客令的藉口：「深更半夜出門，容易招致盜賊，我相信出了事，你們是無法担擔的，還是請出吧！」

妻聽了很憤懣，第二天下午，便抱着曼兒，去南市尋召租的空屋，結果，屋子是尋到了，租下了，可是曼兒却在中途感受風寒，生起病來，一星期後，竟變成腦膜炎，這條可憐的小生命，就爲「住的問題」犧牲了。

那具豈沙色的木盒，似乎盛着母親、妻、及我的心肝，在那個有霧的傍晚，給送進了可代爲埋葬的善堂。

所以霧，尤其是傍晚的霧，它給我的印象，實在太深了。

想着，走着，過了陳家橋。霧漸淡，已可隱約看見就近的水窪，和兀立窪中的半段殘壁，而隙中小草，臨風瑟縮，益令人感到淒迷荒冷，目中似收進了揚州小孤山的影子。

走進門，剛踏上扶梯，就聽得妻與母親在吵噓，原因是妻一個子洗衣燒飯領孩子忙不過來，說母親不肯僱僕人，母親則說近來物價飛漲，食米尤其，節省還來不及，那可再來浪費，增加食指，而重蹈八年來當、借、賣的覆轍呢？

我默默地坐在椅上坐下，也不去勸慰，祇可責備

着自己的進益太少，怨恨着物價變動太快，擔憂着
軋米之風的重起。

窗外的霧散了，停泊於南浦的戰艦上的檣燈，

理想的家

李方正

在一條幽靜的S路上，有一幢花園小洋房，這
便是十年後的家。

我辦公完畢，從寫字間出來，經過煩瑣的市區
，回到了S路，因為這裏環境幽靜，空氣也比較新
鮮，我一天的疲勞到這時候已大部忘却了。

走到了家門，我用手輕輕按着門口的電鈴，不
久那大門開了。我進了門，首先映在眼簾的，便
是幾個活潑的孩子。他們正在草地上踢小球，看見
了我便飛奔地撲到我身上來，高聲叫着『爸爸！爸
爸！』那幾個孩子可愛極了，健康活潑，終年很少
疾病。這是母親在平時對於他們身體注意的效果。

我進了裏門見年老的父母都在，互相招呼了再
走上樓去。這時候我的妻已站在梯口，叫着我的名
字。當我走到樓上，她便微笑說：「你辛苦了。」

已閃着紅艷的光亮。但，家中的愁霧——那苦難的
瑣屑，遇到了人情的冷，世態的涼，而凝成的家中
的愁霧，幾時散呢？

我也微笑着，說：「你在家中也够忙了。」真
的，她從清早起來到深晚睡覺，一天的家務也很忙
碌。雖然家中已有兩個僕人，但是她都得親自指揮
他們工作。孩子打扮得很美麗，有時候溫習他們的
功課，或帶他們出去遊玩。那個燒飯的女僕不會燒
美味的菜，所以菜也是由她自己設計，自己去燒。
她是某高中畢業的，是我們自由戀愛才結婚。
她平時裝束很樸素，不愛虛榮，不搽粉，不燙髮
，也不常打牌。但是却很能交際，應酬的地方不少
了她同去。因為她曾在內地住過多年，受過一番鍛
鍊，很能克苦耐勞。起初，她還在學校裏教書，後
來生了孩子，不能把孩子完全交給僕人管理，便回
到廚房裏來，管理家務。

我家裏的人都能諒解，父母不干涉家政，不過

有時候以婉言指示我們。我們也很孝敬父母。我和妻從來沒有因小事而爭吵過。她用錢也很節省，即使在經濟困難時，她也能出去工作，所以經濟方面我也很安心。

我們的生活很有規律，也很有藝術化和趣味化，早上從來不早起，早餐却不一定要煮粥吃。有時候給孩子們吃了幾塊蛋糕一杯牛奶便叫他們上學去。我吃了一杯咖啡一只麵包就出去辦公。這樣可以簡便得多。中餐我不常在家吃的，所以晚餐她備得特別豐富。但是也很簡單，不一定要燒許多菜。我喜歡有時候吃炒麵，有時候吃包子，有時候烘幾片麵包夾了白脫和肉片吃，就算一頓晚餐。她往往把幾盆菜裝飾得很美觀，譬如炒麵上面，她也要放一些紅色的蕃茄，綠色的青菜。因為這樣可以增進食欲。她也懂得時時變換口味。有時候以雞絲炒麵，有時候却用蝦仁，有時候用火腿。如果吃糰子，她也能想出各種不同的餡來，做給我吃。

一個兵的家

她把房間佈置得很整潔美觀。桌上每天插一枝鮮花。壁上的字畫也時常去更換。有時候我們自己畫了幾幅掛起來。

在傍晚，我們常到馬路上去散步，談談笑笑，身心很是暢快。到了星期，我們全家的人或是作郊遊，或是一同看戲劇電影。我們都不喜歡作賭博性的娛樂，因為這反能傷身心而且損失金錢。

有一次，我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很是氣惱，進了家門一直走到樓上，沒有和妻講話。但是她却能百般安慰我，於是氣惱不久就消失了。

我們曾害過幾次病。當我病的時候，她真像一個看護，日夜服侍在旁，並且講許多笑話給我聽，以解寂寞。她害病的時候，我也時時安慰她，不時替她打針、量熱度、自己到藥房去買藥。因為這樣，所以我們害病時不覺得痛苦，似乎痊愈得很快。我覺得這家庭融洽極了，生活在這樣的家庭裏，才稱得上美滿愉快。這真是我理想的家庭。

寘生

想當初，棄家不顧，一個人形單影隻赤手空拳的出來當兵，到現在，徒嘆「歲月不居」，已是三年了。三年來，身在千里之外，戎馬之間，但無日不想起家；似乎家之與我，其間連繫着一根不會斷的血統的情感之線。關於家的一切——我所知道的一切往事，都一絲絲，一點點印在我的腦際，三年來所以常常會遐想起家，也許是這種印象深刻關係親切的緣故吧。

我的想家，并不像一般人那樣，爲了家的可愛、溫馨；掛念年老的父母，或難忘紅顏的嬌妻，而斷不掉那親愛纏綿的戀意。我却沒有這種福氣來蘊有這種美滿的相思；而我所以付家，只是一種悲傷的回憶，因爲家太冷落太淒涼了，——家裏冷清，沒有一個人，父母弟妹，他們都安眠在荒烟蔓草的鄉土的「黃泉之下」，有的只是先父手上遺留下來的數畝薄田，一棟破敗的店屋和一些舊爛的用具器皿而已，這樣衰落的家門，微弱的家祚，僅剩有孤零零的我，算是一根延續家嗣的苗，但我還要出來當兵！別人看來，這實在覺得危險。因爲這樣的一個家，簡直是一枝風前的火燭，擋得不週密，就要

熄滅！然而我不以爲意，不作「孝子無後」的恐怕，所悲傷的只是身世的孤苦。

回想在十五年前，家，還是一個美滿的樂園，有祖父母，父母弟妹，一家六口，是個小康的農家，但也融融一堂，可是就從這時候——民國廿年起，家園開始惡劣而逐漸衰落了。

現在我且從不堪回首的記憶中回憶出家的悲劇來：民國二十年，家鄉兵亂馬反，正是「赤匪」作亂之時，赤禍所至，不但「廬舍爲墟」，而且還「血流成渠」，簡直是滿目淒涼！家，就在這個時代環境下爲「赤禍」摧殘了，因爲我家是在贛東山地上的一個鄉鎮——八都，這裏，是「紅」「白」交界線，所以遭劫了。又因那時初行「保甲制度」我父親是第一任保長，保長的任務當時主要的辦「兵差」，而這件事是直接間接幫助國軍圍剿的進行的，因而得罪了匪方，遂招致「家破人亡」的大禍。

一個滿天星斗的夏夜，我記得是廿一年六月初六日的夜半，赤匪以「一網打盡」的毒計，「掩旗息鼓」靜悄悄地來了數十個匪衆，把我迅速地包圍起來，破門衝殺而入；本想以「全家抄斬雞犬不

留」的方式，來把我一家人全部澈底「解決」。但幸「天不絕人」。恰巧這天晚上只有兩人在家，其餘的事先聞風逃走了。不幸這兩個人當時做了赤匪「刀下之鬼」。那便是我母親和弟弟的死難，想起母親那方方的慈靜面貌和弟弟那天真活潑的「孩子氣」，印象如昨，但是彈指間他們却死了十多年了。

從這夜「家破人亡」的慘變以後，接着又是祖母在逃難中病逝；於是一家六口去了一半，活着一半是祖父，父親和我，當時人家都叫我曰「三代人」，意思是上有蕭蕭白髮年登古稀的祖父，中有中年的父親，下有幼弱孺子的我，三代一家，這簡直是一幅「全家福」的圖，但是那裏有「福」，老少強弱，適足顯示劫後的淒慘的殘局。

殘局還不能久保！廿三年祖父又溘然病逝，但「人老命不長」，這雖悲哀而可譬喻得開，最大的不幸是廿五年父親暴病而死，天奪了我惟有的一个撫育的人真使我感到莫大的悲慟。那時我雖年幼，但我却知道：全家只有我這一代的悲哀的。我還記得父親臨死時那悲慘的情形：他喉嚨啞了，不能說話，而眼睛裏射出最後的一閃光，呆呆的對我看

看，滾出幾點最後的淚珠顯出十分的哀傷，我站在床前，懂得他充滿哀傷的眼光射在我身上，是表示他一生的希望付託在我身上的。那充滿悲傷的眼淚正表示出他悲傷的淒慘和我的可憐！

從此以後，我是個「六親無靠」的孤兒，獨倚寒門，孑然一身，一年一年在苦難中長成，直至前年——三十三年八月才忍心離開這淒涼的家，淒然出來從軍。

想起臨離家的那一天，對蕭條的門庭，冷落的家園，內心真有說不出的悲哀。一般家族的長輩都對我「出門」表示憐憫而加以阻止。有的說：「人家三兄四弟，挨到壯丁是沒辦法；你是獨子何苦出去！」有的說：「小孩子真不懂事，這樣的年成，出外什麼？」有的說：「你有田有地，自己又會教書，在家不好！早點討起親來，成起家！」這些話却阻止不了我堅決的意志。但我深深認為這些話都是婆心婉言的真話。

當踏上和家告別的路上，萬端的悲哀湧上了心頭。喉嚨哽了，說不出一句和親友告別的話。只是兩眼流着辛酸的淚，一步一回首地忍心和家分別了

，現在想來，當初這樣硬着心腸的走出來，雖說是爲了「赴國難」的壯志，但母寧說是爲家的淒涼，而不願孤寒在寂寞的環境中啊！

現在，抗戰已經勝利結束，軍事復員就要開始實施，有家的同志，他們有機會退伍歸家，重敘家庭的快樂，重溫舊日的溫情，惟有我，有家不願歸，等於「無家可歸」，因爲回到那淒涼的家，沒有快樂，只有悲苦；沒有溫情，只有冷意。

新 生

僑滙是斷絕了，三年來，金龍嫂老是在苦難中打滾着，受盡了人家的冷視奚落，但她一直忍着着，像一隻負了重的駱駝，整天爲生活而勞動着。

以前，她是多麼地奢侈，裝飾賭博閒談是她消耗日子的方法，「南洋錢按月地寄回來給她儘情地花費也不完，一家三口過得那麼快活。要是金龍回來了這小小的家更加溫暖了，帶回來的許多南洋貨更使她享受不了。呀！金龍嫂是「番客嬌」啊，「番客嬌」這名詞多麼地炫耀，受了多少人的欣慕。

本來，家是人的歸宿的處所，安樂休養的巢穴；家裏，有人生的意味，天倫的快樂；但是我回家，又有甚麼快樂？又有什麼意味？三年來在外面受訓，抗戰的故事和一切悲歡苦甜之情，回去向誰去訴？誰會來聽？所以回家觸景傷情，反加悽楚，反添悲哀！

家雖是棲身之所，但我如今却已是一隻「無枝可依」的零飄的鳥啊！

古 口

太平洋戰事的爆發，毀滅了她昔日的安樂，打破了她過去醉生夢死的生活。爲了求生存只有自力更生。她漸漸地學會了種田、割草、挑糞，她與大女兒拚命地耕種着，八歲的小兒子安順也幫忙着看牛、拾糞，在一家努力下：靠着幾畝的薄田——這在以前是她視爲不值一文的田，勉強維持了三餐。起初，她是感覺十分痛苦，肩上挑不上幾十斤就要跌倒，下到田裏不久就要頭昏眼花，漸漸成習慣了，以後她無論什麼都負担得起。許多人都稱讚她比

一個男人還強了！而她只是沉默地工作着，內心蘊藏着無限的痛苦，爲了費用的不夠，她於暗地中賣去了許多衣服了，幾次要向人家借錢都受到拒絕與冷語，每次她的心是幾乎碎了，然而她熱烈地希望着戰爭的結束，僑滙的趕快流通，禱祝她的金龍能平安地活着。

勝利了，第一批的僑信從遙遠的海外飛回，帶着主人生死的信息，像雪片一樣飄落在故土，飄落在祖國的老家。金龍的平安信到了，在信中他細訴着數年來的想念與他如何在砲火中得到殘生，現在

小樓夜雨

夜雨欺客夢，醒來時滿腔幽怨。浙浙瀝瀝的雨聲，點點滴到空寂的心上。似夢非夢而夢着的，是怎樣解決筆硯的生活。一想到筆，就聯想到棘尖，多麼瘦削嶙峋呵！筆的象徵就是文人的影像，書生肩瘦，原是自謙匡時乏力的意思，可是在實際上，却成爲窮困的形容詞，多麼難看呢，想到這裏，我忽然笑了。

寄回五十萬元，如輪便即欲返家……金龍嫂喜歡得幾乎發了狂，以後金龍嫂的名字響亮在村中每一角落，許多人都來爲她道賀，來奉承她，金龍嫂的心是笑了。數年的痛苦，現在可以安慰了！

春耕了！小安順這學期已送入學了，金龍嫂添建了幾畝田，愉快地照舊種田挑糞，在旁邊的人暗地笑她是「騾驢骨」，不知享福，而她感覺自己是深深受教訓了，幸福是不能常保的，依賴安逸將有一天受着苦，她於戰爭中鍛鍊得堅強而獨立了，她是於戰爭中新生了！

楊素華

窗外的雨聲，依舊似羣鬼在小語。誰家的樓上，琴音悽婉飄渺。廣大的宇宙，這時只感到生命細如亭絲，侷促在這扁舟也似的小樓上。天地黑濛濛，長夜漫漫，心情悒悒。在這時候，生命好像從廣漠的空間退避，誇大的慾望，隱晦潛蹤，無名的哀愁，却在心底盤旋，模糊的意識，忽然想起一隻歌來：「莫使野心家，嘲笑他們的艱辛，他們的命運

，他們簡短的一生。莫使豪華帶着輕蔑的笑容而聽。」「這歌聲從心底低吟出來，似小蒼蠅叫的細聲，微弱得自己的耳朵只覺得哼哼的音響。可是這哼哼的音響，又似帶出了胸中的悶氣來，心裏稍覺暢舒些。於是索性高聲唱起來，但是越唱越覺得一陣陣悽惻的感情浮動起來了，滿心被酸楚的氣氛包围住了。詩歌的藝術，一達到悲涼絕頂的境地，人們的



小說

慈母心

德卿

勝利的消息，給上海帶來了新生以後，友人M爲國殉難的惡耗亦證實了！

是五年前的一個中午，我記得很清楚，M給如虎如狼的敵憲兵，押上一輛黑色的汽車疾駛而去，從此他就這樣地失蹤了！

在以後的許多日子裏，我們天天盼望着能有一些好音傳來，因爲他底白髮老母，憂子成病，而且

感覺便被帶至虛渺的境界，那無可復加的悽惻，無可形容的寂寞，使人萬緣空寂。最後如同敲着木魚的孤僧獨步空谷，山靈傳聲，木魚不敲，仍有餘音在耳畔繚繞。身心飄飄然像一片落葉隨風飛舞了。漸漸地我的精神安靜了，窗外的雨聲，續續不斷，這扁舟也似的小樓，彷彿在大海中航行，風平浪靜，我又悠悠然入夢了。

祇有這麼一個兒子，五年來，我們真像「柏林之圍」裏的衛醫生和孫女，天天製造一些不正確的消息，安慰她老人家，說是M在大後方工作，現在不能回來，在天快亮的時候，我們更這樣說：「在光明的日子到來，M一定會回來的！」

這位風燭殘年的老婦人，居然亦漸漸地相信起來，有一次，她流着淚，用着顫動的聲音對我們說

：「我相信你們的話，我底M他一定會回來！」那時，我們的內心十分痛苦，因為M的生死，雖是一個謎，但消息的石沉大海，總不是一個佳兆，有時我們亦祇得相信宿命論，這樣地想：「老天總不會這樣安排吧！」然而現在消息傳來，一切都絕望了，一個青年把最寶貴的生命，慷慨地獻給國家，他撇下了老母，不顧一切的走了！

X X X

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踏着沉重的步伐，匆匆地趕到M的故居去，我準備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給他的母親聽。

一踏進門，M的母親就招呼着我，在平日她是經年與病榻作伴，今天却意外地起了床，我猜想她或許從那裏聽到了關於M的消息。

「X先生，天亮了！真的會有這麼一天！」

「唔！」我勉強帶着笑容含糊地回答。

「前天隔壁人家的兒子，已從重慶坐了飛機回到上海，我昨晚在夢中，見到M回來，他長得更高大了，穿着戎裝……醒來後，我一夜未睡，但這不是夢，我的M他一定要回來！」她興奮地說着。

這時M的遭遇，忽然一幕幕地像放映電影似的，很清晰地湧起在我底心頭，我似乎見到M在敵憲兵種種非刑的拷打下，迸出悲慘的呼聲！……我不能再想下去，我祇是低着頭。

「X先生，你和M好比手足一樣，五年不見了，這麼長的日子……」她依舊感慨地說下去。

「是的，五年了，我們足足有五個年頭沒有見面了！」我底語調變得沉重起來：

「你有什麼心事吧？」她這時方才覺得我底神情，似呼有些異樣，「是的，這幾年來，亦累您了，但M回來以後，我一定告訴他。」

「伯母，我沒有什麼心事，不過……」我已按捺不住悲憤的情緒，數年來鬱積着的痛苦像一座火山似的，立刻就要爆裂，我想衝口而出，告訴她：在這個世界上，您的兒子永遠不會回來了！

「不過什麼！X先生，上星期我替M算命，說是下月初一，就可以回到家裏……」她笑了，這是五年來我第一次見到的笑容，她讓兩行喜悅的眼淚，掛在面頰間，亦不用手帕去揩掉它。

「是的，M馬上就要回來，他是乘輪船來的，

所以比較飛機來得慢些，我走了，我去通知幾個朋友人替他接風！「我見到她底淚痕和笑容，我覺得自己應該再說一次謊，我把本來要說的話咽了下去，我立刻痛苦地站起身來向她告辭！

「怎麼說走，立刻就走，究竟是年青人，心急

父母心

你讀過託爾斯泰的復活嗎？我的母親正是書中的馬司洛娃，一個被遺棄的鄉下姑娘。

可憐的母親！自從我有知識的時候起，她就教我仇恨我從未見過面的父親。她死於貧病交迫下，還只有廿七歲，到如今十二年，我還記得她臨時對我說的話：

「孩子，你該永遠仇恨這個狠心的男子。他丟下了我，也丟下了你。他知道我已懷孕，就此跟我斷絕，跟另一個高貴的姑娘結婚。他們過着快樂的生活。我生下你來，幾次託人問他要點錢，他從不給回音。一個風雪的清早，我抱着你在他家門前等候了半天，却給門上的人攆走。我抱着你坐在雪地

得很……我的M亦是這樣……」當她送我走出大門的時候，我聽到她這樣咕嚕地說着。

走了幾步，我回過頭去，見她正倚着門向我招手，我向她揮手，我底熱淚已奪眶而出了！

施瑛

裏哭泣，幾乎暈去。我離開了家鄉到這裏來，咬着牙撫養着你。可憐你還只有十歲，做娘的受苦够了，不能再照顧你了，上天保佑你長成。你總替苦命的媽出口悶氣！……」

我每次想到這幾句話，總不禁哽咽起來。然而我居然長大到如今廿二歲，而且能够在大學畢業，我對於扶養我的那位李老先生，說不盡的感謝，一邊我一直痛恨着我那不負責任的狠心的父親——那個荒唐的男人那裏是我的父親！我要替他虐待的母親復仇！今天李老先生又跟我談到母親，我含着感恩的眼淚說：

「老爹，我娘死了，我過了一年乞食似的生活

，如果那時不是你收留了我，我早死於溝壑，你對我恩重如山，……」

「我怎會找到你，那是受着一位朋友的囑託，從你母親住過的所在，一直找到這裏，照顧了你十二年，一切全是那位朋友的力量，我有什麼值得你說？」

「老爹，我不懂得你的意思。」

「那位朋友曾經做過一件負疚的事。接着他深懺悔，努力尋求補過的方法，然而已經遲了。他囑託了我，我只找到了你，往者已矣，他只能託我栽培你來表示他深心的懺悔，如今他可以安慰一點了。」

我的心跳得很厲害，我的聲音抖着。我希望不是什麼可怕的事實：「老爹，你可以告訴我那位朋友是誰嗎？」

石窟得寶記

鄉間，有一座美麗的小山，山裏充滿着許多彎彎曲曲的小徑，有的時候，當你瞎跑瞎跑着的時候，也許會跑到一條久已荒蕪了的路，那路的盡頭，

李老先生搖着花白的鬚，鎮靜地說：「他名叫沈承翰，是你生身的父親。」他看着我睜得很大的眼睛，又繼續說下去：「他對你母親負疚的事，一直在你的身上補過。他自己的妻在五年前死了，一個孩子也沒有，他不會再續絃，過着孤零零的日子。他知道你已經長大，很想你跟他去團聚，就是相見一面也好。他時常含着淚吻你的照片——那是我寄給他的。但是他明白你仇恨他；你紀念母親之情愈切，對於他的仇恨愈深，我是知道的。可是孩子，他已經補過了！」

我的父親！從李老先生沉鬱的說話中，我可以想到他那懺悔和對於從未見過的愛戀之情。然而我的眼前，又浮起母親愁苦和怨憤的面影，我還是恨毒這個無情的傢伙！

張意

高高的蔓延着長春藤的石壁下，有一個洞門，二扇玉樣光澤的石門，緊緊的關着，令人頗涉遐思地想像到洞裏面，有着不可解的神秘的存在。

鄉間就那麼的存在着一個古老又美麗的傳說。

是一個青年人吧！大約和妻子吵了嘴，氣鼓鼓地從家中出來，走呀走的，不知不覺地就踏上那條到小山去的路徑了，他一邊想着，一邊低着頭走着，走着……。

天夜了，黑暗偷偷地掩覆了山的每一個角落，月亮靜靜地昇起來，照亮着前面的路徑。從山谷中吹出來和柔的微風，使小草們簌簌地抖動着。一排排高高低低不知名的樹，垂下着青色的小果，半山腰，白楊像鬼似的在尖嘯，岩端懸着幾隻松鼠，很疲乏地在嘆息。那時，路也走得不少了，氣也散了，一剎那間，忽然幼時從老祖母嘴中聽來的各種可怕的鬼怪故事，一齊湧上了心頭，他不自禁地抖擻了起來，他加勁地跑，很想跑下山來，趕回家中，可是跑呀跑的，直跑得滿頭大汗，他發現仍舊跑在那小路上，忽然間他憶起另一條可通的路來，就撲向那邊走去，可是，後來竟跑得路也盡了，路的盡頭，是一片大石壁，猛的抬頭一看，就發現了那個石門，那個永遠沒有人見到它開過的石門！月光照着，更顯得蒼白，神秘。

他呆住了。

從石門中傳出一種清曼的聲音，漸漸地一聲聲的加重，的確確，他恍惚地聽見有人在叫他的小名，連續不斷，從山的這邊，回響到山的那邊，他勉強鎮定自己，一望四周，沒有一個人影，遠處有小溪汨汨流着的聲音，落葉悉悉地響，像在嘆息生命的短促，一切都是很平靜，空氣沉寂到不能再沉寂，但是，他却感到一種奇異的恐懼，甚至使他記不清楚自己怎麼會走到這裏的。

他剛要拔腿飛跑，就聽到一個更響亮，更急迫的呼聲，『小蕙！小蕙！進來挑去這燈花。』四周望望依然不見人影。但是他看到了一個奇蹟，那千百個人都拾不動的石門，慢慢地自動的開了，隱約地在暗處，可以看到擺着一張桌子，和一個神龜，桌上一隻舊式的油燈，昏昏欲熄，那呼聲却依舊在旁叫着『挑去這個燈花！挑去這個燈花……』

這失去意識的青年人，忽然想到邪不勝正的念頭，『我可以去挑這個燈花，管它呢，生死自有天數，神保佑……』於是，他決定了下來。

他蹣跚地跨進石門，害怕地摸到桌邊，抖擻

撒趕快挑去燈花，微弱的燈光猝然如流星般的閃了一下，立刻驅去四周的黑暗，最使他驚異的，就是在桌邊，他看見一件東西了，這是如何可驚的遭遇呵！就在那燈旁放着一個金元寶，映着燈光閃閃發亮，一張黃色的土紙壓在底下，上面寫着：

『挑燈有功，賞金一錠，但和妻吵鬧，罰，滾下山去！』

他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甜蜜，驚訝在心頭激動，當然，見到錢是沒有一個不愛的，又何況是明明賞給他的，他極放肆地揣入懷中，快活地張開着合不攏來的嘴，可是，終於陰沈的洞中的現實，使他恍悟過來，馬上使勁跳出洞外，說來也真巧，當他的最後一隻腳離開門時，只聽到背後一陣風聲，門就砰然的緊緊閉住，從此以後，那隱秘的石門，就永遠沒有再敞開過。

跨出門來，前面的小路仍是那麼靜靜的，好像

午 餐

江海關的大鐘剛敲過了十二點，禮拜堂的尖頂

壓根兒沒有剛才那麼一會事的樣子，他迷惑地擦擦眼睛，那是夢麼？不，不是，摸摸懷中，冷冷又硬硬的元寶還在，猛的咬了一下手指，差點痛得叫出聲來，『真的不是夢嗎？』他問着自己，快活極了，急急忙忙地從小路趕回家去，落葉沙沙的在腳底下響，但是，走了半天依舊是辨不出路來，正在彷徨的時候，腳底下猛的被石頭絆了一交，一直從山上滾了下去，柔柔的小草中的石子，擦破了他的臉，四面一點抓不住什麼。滾到山下，天剛黎明，第一聲鷄聲開始叫了，他發現，前面遙遠的在出着烟的正是他的家！

歸家後，他巧妙地隱起那令人不相信的故事，直到他臨死的時候，纔完全告訴了家人。從此以後，那山邊更無人走了，那些小小的曲曲折折的山徑，更荒蕪了，因為錢固然可愛，丈夫們的性命更可愛啊！假使，石門不等他出來，便逕自關上了呢？

蘇 羣

指着當空的紅日。五月了，天氣燥熱起來，雖然只

著了薄薄的單衫，可是身上却還不時的流着汗。

九江路在這初夏的中午，像一個懶散的女人，軟洋洋地打着瞌睡，太陽把路旁一些地方的柏油路曬溶開來，人們走在上面像踏着沙土一樣的鬆軟，幾個行人間散地從馬路上走過去，靜靜地，一切都像要睡去，只有從左邊的南京路上，連續地傳來有軌電車的轟隆聲，汽車的粗野的喇叭聲，和人們的喊聲，使這條馬路愈顯得冷落、寂寞，雖然，這也屬於這都市的一條幹線，可是在這時，却像距離開都市遠遠的，遠遠的。

從西邊，一輛空的三輪車，也像給這沉寂的空氣所凝結住似的，緩緩的駛過來，一個看上去像已三十多歲的年青人，穿着洗得泛白的藍布短衫褲，做着胸，露出消瘦的肋骨，他的腳機械地上下着，右手不時的擦着額角的汗，很疲倦了，每一腳踏下去，總微微抬起另半個臀部，顯得頗吃力似的。

他抬頭看看紅日，太陽在他流汗的臉上閃着黑油油的光，這時已過了中午，他記得早晨只在家裏喝了兩碗稀飯，一付大餅油條就出來的，踏了這半天，肚子早餓了，他又計算着這上午一共才只做了

三個生意，三千多塊錢。爲了家裏的米已吃完了，早晨出來時，毛頭媽會關照做了生意就趕快把錢送回去，買米煮中飯，她並且說：我挨餓倒不要緊，只是毛頭，小毛頭，還有阿玲……他一想到，心裏就像給誰戳了一刀似的，要掉下淚來。他本不是一個一開始就踏三輪車的，年前他還在某商家的寫字間裏佔有一張寫字檯，可是時勢變了，靠筆頭吃飯的已再不能維持下去，偏偏毛頭媽的肚皮又不掙氣，結婚了六年，大大小小已生了四個孩子，沒有辦法，從去年秋天勝利後那家商號關了門，他就就順便改了行當。可是因爲自己的身子差，老是鬧病，長途又不能踏，因此生意並不好，而生活也就仍舊跟從前一樣，掙扎在飢餓與窮困當中。

這時他剛剛把錢送回去轉來，身上只留下了四百塊零錢，本想再做一個生意吃飯的，可是兜了一轉也沒碰着，而肚子早餓了，太陽光在他臉上閃着光，已是中午了。

× × ×

在九江路江西路口的轉角，正擺着一個賣年糕的攤頭，緊靠着教堂的紅色的短牆。短牆裏，一棵

不知名的樹，把牠綠色的頭好奇地探到牆外來，太陽將繁茂的枝葉的影子，照射在這個攤上，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婦人，正在招攬着生意。

從西邊踏過來的那三輪車到這裏便停下了，從左邊揚着手踏到右邊來，下了車抹去額角上的汗，他把僅有的四百塊錢放在攤上，嘴裏說：『年糕。』

老婦人把籠蓋揭開來，劃着紅條子的年糕，在灰黑色的籠布上冒着熱氣，這雖不是如何美味的點心，可是在餓了頗久的人却是很能引起食慾的。老婦人用紙托着四塊年糕遞給了這個剛來的顧客。然而三輪車夫却以驚訝的口吻問着，『怎麼？只有四塊！』旁邊坐在車踏板上的一個黃包車夫。也正吃着一塊年糕，聽了便微帶譏諷的說：『早漲哪！你還不知道，米啥價錢？』

是的，米買啥價錢？三輪車夫沒有話說的接了糕來，一口一口地咬着，他想：什麼東西全漲了，米突出了六萬元關，糕也漲了，賣到一百元一塊，眼前突然現出一幅可怕的畫圖，一個猙獰的巨人跨着大步走向他過來，像要捕捉他一樣，伸出毛茸茸的手，在這巨人的身後，被遺下一堆堆的骸骨和大

片的血跡……

他嚇得手一鬆，半塊糕便掉到地上，趕忙拾起來，揩去了泥，又重送到嘴裏。

這雖是那裏粗糙的食物，不甜也不鹹，非常無味的，可是他却滿意地嚼着，像預感到這樣的一頓午餐在將來也是不可得到的呵！

他又記起了，前幾天報上所載的，湖北省三千萬難民將成餓殍的消息……

但他終於把這頓午餐吃完了，其餘的人們在出勁地談着什麼物價高昂，活不下去的話，他也像沒有聽到，用衣袖抹了抹嘴，便跨上了車子。馬路在他的脚下迅疾地滑過去，他的眼前也不知閃爍着些什麼，只覺得有許多高大的物事，從他的身旁擦過，太陽也像混沌一片，都市變成一個血的海在翻騰，多少餓得直着嗓子的人們，無力地仰頭看着天流着眼淚，嘶號着，這是怎麼一個可怕的都市呵，而終於他却不自覺地來到一家大飯店的門前停下了，他停止幻想，把車子靠攏在許多同行的旁邊，像一個癡子般，惘然地坐在車上，等着從門裏跑出來的，那些吃得酒醉飯飽的主顧。——

在鐵蹄下的人們

曙光

一陣急促而猛烈的敲門聲，把老佃農金根從睡夢中驚醒了過來，他立刻披上一件千瘡百孔的破大褂，帶着恐懼的心下了床，蹣手蹣腳的把去年剩餘的一些米，戰戰兢兢的放在草窩裏，順手還放了些破棉絮蓋在上面，因為他知道近來鬼子們爲了接二連三的吃敗仗，正拚命的在四鄉搜括軍米，假使一被發現，不但全數「心焦」，而且還要燒屋子。

這時候外面的人大概已經等得很不耐煩了，索性用腳猛踢，直撞得那扇茅草門格格作響，金根雖然知道開了門，一定有大禍臨頭，可是不開，那說不定更會糟糕，因此他只得顛危危地拔去了門閂，心頭上卜卜地亂跳，期待着大禍的降臨，可是意外地進來的不是鬼子，却是本村裏的李保長，一個狡詭的樣子，像煞有介事地說：

「金根，昨天此地的憲兵隊長有命令，說是要在這錢橋鎮周圍造座泥城，等會兒你代表我關照一下全村子，叫他們明後天就動手。」

〔小說〕 在鐵蹄下的人們

聽到了這句話，他就像當頭被澆了一盆冷水，直冷到心裏，呆住了好一會，才嗚嚕着說：

「李先生，造了泥城，許多的田地不是都要被踏平了嗎？這叫我們這麼活呢？」

「這你別管，東洋人的命令有什麼好違抗的，況且這是防遊擊隊的，對你們自己有益處的呀！」那無恥的保長冷冷的說，一邊就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

這時金根直氣得目瞪口呆心中七上八下的沒有主意，他的妻子阿貞也早已被驚醒，低低地嘆了一口氣，自怨自艾地說：

「唉！日夜辛苦，好容易麥子快到了收割的時候，眼見得又將被沒來由的拔去，唉！這種日子到什麼時候才能完結呢？」

兩口子呆呆的相對着，真是欲哭無淚。

這時，天空已泛出了魚肚色鮮紅的朝陽正從東方的地平綫上慢慢的升起，在金根附近的鄰居，此

刻大半已被驚醒，三三兩兩的圍集在金根家前面的一塊場地上你一句我一句地問着他，等到知道了是這末一回事的時候，每個人都不自主地憂懼起來，場上充滿了一片歎氣聲。

「東洋人！真不知前世裏欠了他們多少債，一會兒來搜軍米，一會兒又要什麼造泥城。弄得我們透不過氣，唉！現在的人真是活一天算一天的了，」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太婆老淚縱橫地說。

於是知道了這件事的鄉民，就分頭去報信，一下子這個消息傳遍了整個的錢家村，全村的人立刻都惶恐起來，三三二二的在議論紛紛，有些莊稼人，實在氣憤不過，便咬牙切齒的說：

「好！鬼子們要我們造泥城，我們齊心不動手，等會兒鬼子們來了，大家一把火的同歸於盡，反正造了來也是一個死！」

「別賭氣，鬼子們多的是槍、刺刀，賭氣了還不是自己倒霉！」那些忍辱負重和胆小的人，就這樣的勸告着說。

也有人在想去報告游擊隊，可是又怕鬼子們來燒村莊。

大家這樣的七張八嘴的你一句我一句，議論了大半個上午，依然沒有講出個適當的對付辦法，女人家哭喪着臉，男的唉聲嘆氣，真弄得一籌莫展。最後大家還是決定了把造泥城的事擱下去，任憑鬼子們怎樣擺佈，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也許在明天或者是後天，一個重大的災難就會降臨到他們的身上來，可是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

這一帶地方，本來是浦東的魚米之鄉，敵人們在這裏真是作威作福，要什麼有什麼，到近來因為連戰連北，更是窮凶極惡搜括，每畝田所征收的軍米一年比一年增加，最近竟加到每畝田要一石半景的軍米了，但是皮球是壓得愈凶跳得愈高，人也是一樣的，那些鄉民們因為被壓迫得實在透不過氣，有時便報告游擊隊，倒也着實給東洋人吃了不少苦頭，因此鬼子們就想出這末一個愚蠢而惡毒的計策，雖然這大半也是爲了畏懼游擊隊的緣故。

自從李保長下鄉關照以後，差不多已經是四五天了，但是泥城始終沒有築起來，鬼子們等得火起來了，鎮上的憲兵隊長每天的傳鄉鎮長保甲長去問話，每個人都被打得遍體鱗傷，於是那些走狗們着

急了，一次次的下鄉來半硬半軟地哀求鄉民，但是鄉民們爲了生活，爲了保衛自己的生命，堅決地回斷了那些可憐而無恥的走狗們，這是鄉民們第一次有力的反抗，鬼子和走狗們恐怕是萬萬想不到的。

隔了大概有一禮拜的光景，鬼子們見威逼保甲長沒有效力，於是就在一個清晨下鄉來了。

一陣「汪汪汪」淒厲的大吠聲，在錢家村遠處的兩顆大樹旁響了起來，隨着在遠處的田隴上出現了五六個粗壯的鬼子，當先就是那個神氣活現的李保長，後面還跟着一個常常在鎮上走動的沈翻譯，錢家村的人們個個都嚇得變了臉色，驚惶得不知所措了，雖然他們早已知道有這末一天的，村孩們見了鬼子，拚命的向村裏飛奔，在他們的心中好像也已經預感到不幸的遭遇，正在面前對着他們。

大家正不知怎樣才好，外面場地上沉重的軍鞋聲已經響了起來，接着李保長和沈翻譯出現在金根家的門口，兩人都掛着一付長長的臉兒，不耐煩地說：「叫年壯的都出來。」

「沈翻譯李保長救救我們！」金根嗚咽着。
沈翻譯面孔上表現得冷若冰霜似的冷冷地說：

「今天的事是你們自己闖出來的，更洋人實在很透了，今天我可救不了你們！」

「都是你們這些豬，弄得我們吃苦頭，嘿！今天東洋人可饒不了你們！」李保長出口便是大罵。這時外面的鬼子，已經等得很不耐煩了，亂蹬着腳，大聲地說着硬生的中國話：

「快點出來！」

金根他們就只得分頭的去喊人，於是大家就又害怕又顫慄地走到了場地上，心裏都在忖着：

「今天一條命是要送掉的了。」

果然，他們一走到外面，鬼子就賞賜了他們一陣子的耳光和拳打足踢，可是他們只有忍受。

這樣的繼續了十分鐘，敲打停止了，莊稼人都在想「一定是鎗斃」。

可是鬼子却並不如此，而是連聲的催他們走，金根和間壁的阿林稍微遲疑一下，拳頭耳光就如雨點般的落在他們的身上，不久他們走到了離錢家村二里左右的田岸邊，鬼子就命令他們站住，大聲地說着嘍嘍咕咕很生硬的中國話：

「阿拉要築泥城，快點把這些麥和秧拔起來！」

那些莊稼人像當頭着了一下悶棍，一時裏竟被呆住了，他們彼此你看我我看你，每個人都想和鬼子拚命，但是鬼子們雪亮的刺刀，凶惡的臉兒，打消了他們這個主意。

大約還有七八天，這些麥，莊稼人就可以收割起來開始打麥了，同時這些秧苗也可拔起來插秧了，這是他們一年來辛苦的收穫，而如今要他們拔，這叫他們怎能不憤怒？怎能動手去拔？

沈翻譯看看形勢緊張，鬼子快要動怒了就說：

「拔吧！」

「沈先生，這些麥隔幾天已經可以收割啦！」金根沉着地說。

「收割！哼！你們還想收割了買錢嗎？」那憲兵隊長吼了起來，隨着「拍」的一聲，金根臉上着了一記耳光。

突然間，一個粗壯的鬼子，抽出了雪亮的刺刀，向站在金根旁邊的阿林當胸就是一刀，只聽得一陣慘叫，一個魁梧的身體便倒下來，殷紅的血汨汨地從創口中流出來，那些鬼子縱聲大笑了，而且快活的拍着手，那個剛才用刺刀刺阿林的鬼子，又神

氣地把刺刀在其餘的莊稼人面前閃了一閃，瞪着一雙眼珠說：

「快拔！不拔就殺死！」說着就指了指氣息僅存的阿林。

可是這威嚇並沒有使這些莊稼人胆寒、縮退，反而更堅定了他們反抗到底的決心，這些麥是他們底第二生命，他們寧願被鬼子殺死，但不願拔去他們辛苦的收穫。

這時，那老奸巨滑的李保長，忽然對那憲兵隊長輕輕地附耳說了一句什麼話，同時鬼子中間也都開始吱吱咕咕地說話，樣子好像很是得意。

突然間，三個鬼子飛奔到錢家村去了。

約摸隔了十分鐘的模樣，金根他們一羣人忽然見到自己的村莊那邊有許多黑烟，向天空直冒，一會兒黑烟已經四散開去，火舌子一忽兒長一兒短的向天空直跳上去，不一會火勢已經燒得很旺了，同時小孩和老婆婆哭喊聲也遠遠的傳來，東方是一片通紅。

一羣鬼子都快活得手舞足蹈起來，不斷的喊着『好！好！好！好來西格！』

「牛馬走」的開端

沈 欽

天還早，晨曦密密的籠罩在外面的街道上，很濃，很濃，緊緊的包圍了這個八層的大廈。

這室中，散放着三隻寫字檯，二隻很長，整齊地默立在二個相對的角落，一隻放在中央，都是玻璃蓋住桌面，玻璃下是綠絨，綠絨上有很多喧赫的要人們卡片。

如此之外就只有幾隻旋椅與一些零碎什物了。室中央有一個打扮得很油腔的小伙子，穿着香港衫與中式短褲，頭髮黑而光亮，手指上套着二隻人造金的戒指，很驕傲的笑着對我說：「還早呢，經理要十點鐘到這裏呢！」

我無聊地搓搓手，很不自然的升起了一個苦笑：「昨天朱經理叫我八點鐘來的。」

「現在已經八點二十五分了。」他指點着牆上的電鐘。

我難受的回轉身體，對窗外注視一下，人們還依然被埋藏在朝霧裏。

「小說」 「牛馬走」的開端

「你姓什麼？」那小伙子率直的問我。

我旋轉身來：「我姓沈。」

「名字？」

「欽。」

「那不是女人名字嗎？哈！」他粗獷地笑着。

「不，」我說：「那不是女人名字。」

「是女人名字不是也很好嗎！在我鄉也有很多男人取女人名字的。」

這些話實在使我不覺感到興趣，就頹然的把身子放在一隻旋椅裏，小伙子瞞了一瞞眼皮也坐在一隻旋椅裏。

外面有開門的聲音，接着有喀，咯的皮鞋聲移過來，小伙子匆忙站起。

「胡先生早！」一個戴眼鏡的，瘦削而有多霧之感的青年走進來，小伙子站了一個正，在他手裏受下帽子，跟在後面。

「金根！這是誰？」多霧的胡先生指點着我，

由於習慣的緣故，我尷尬的站起來。

那個叫金根的孩子又立一個正，「這是朱經理招來的練習生，哦！是練習生不？」他把眼睛移注了我。

我真是不曾見過世面的，當着這位大人物的面前，我實說不出話來，只能把頭點點。

「哦！」胡先生刻薄的笑一下，就折入內室中去。

內室是經理室，室中有二隻精良的寫字檯，檯上各自放着一具電話機。二室是僅僅隔着一垛牆，這中間牆的中央開着一個鑲嵌玻璃的窗口，使用這窗口可很順利的從這室看到那室。

胡先生在一隻寫字檯旁坐下了，拾起電話聽筒「得得」地撥了幾個號碼。

「噲！是不是朱公館，請朱先生聽電話，怎麼你就是朱先生，對不起，對不起，得罪得罪，我大胡，你的汽車照會我辦好了，公事書籍我也購好了……這是什麼話……這些小事還言謝嗎，噢！「××報」的一篇「記偉大的企業家朱先生」，那是我作的，噫……那慚愧，只是我的實話而已……」

那個呆頭呆腦的鄉下囡也來了……好，那末可讓他等一會……再會……好……」

他掛好話筒，就得意地將兩隻腳在玻璃桌面一放。忽然，他又好似失落了東西一樣的站起來，對我斜視一眼，從口袋裏摸出一支紙烟，劃上火，勇猛的一吸一口，又伸手將金根給他倒下的茶取過來，呷了一口，對我橫了一眼。

時候已九點半了，公司裏的職員都陸陸續續的來了，我看清他們似乎都是眼光呆滯沉重的，簽好名，走進各人的座位裏，抽出抽屜，開始他們一日的工作。

我睜眼看着他們每個人機械式的工作，身體感到痠痛得很，望一下鐘，時候是十時五分。

在大眾不注意的當兒，我站起身，伸伸懶腰，窗外面的朝霧都消失了，街道上依然是我往常熟悉的人，車與煤烟。

「早！」一個很大的聲音使我驚覺地轉回視線，原來六個職員都已站着，一個肥胖的朱經理進來了。

經理大模大樣地蹣跚着，大概不會看見我，一

溜烟早進入經理室裏去了，我神經質地跟在他的後面，臉上不得不做出一個勉强的笑容。

大胡與一個練習生奔來替他脫去大衣，他半身不遂似的將身體稍稍動一動，將帽子、手杖、大衣都丟在練習生手裏，那練習生很習慣地拿了這些東西到衣飾室去了。

那經理畢竟瑣事多磨，日勞萬幾，頭頂的髮已斑斑灰白，記憶與感覺也衰弱了。我的頭在他面前幌，希冀引起他的注意，然而他仍是安閒地讀着當天的的小報，沒有理會。

壁上電鐘的針由6字移指到12字，又由12字到4字，我的身體本很不好，這時像要倒下來了，於是不得不冒昧地說：「朱經理，我來了！」

「你」放下小報對我皺眉：「暫時到各處看看，見見眼界。」

「好的，」我紅着臉拘謹地說。

看些什麼呢？我的心裏忐忑忪忪着：「在三小時內，什麼都看見了。」

不過，經理的意思畢竟不能違抗的，我走近大胡的寫字台，大胡見我走近就怒視了一眼，那凶惡

的眼光制止了我的脚步，使我不能再逼近他，於是轉身到剛才坐過的職員辦公室裏。

「喂，你去把二封信寄了，再到××銀行替我去取二千現鈔。」

我回頭一看，見朱經理在叫我，慌忙跑到他跟前，取了支票與信封出去了。

回到店裏，已經是午飯時分。

吃過飯，休息一會，經理又叫我替他寶貝的兒子買鉛筆、書包、餅乾去，我領了旨，買好回來，等一會他就站起身，伸一伸懶腰。

一位年青的穿西裝的有滑稽嘴臉的職員在我腳上踢了踢：「噲！笨東西。去替他拿衣穿上啊。」

我慌忙跑到掛衣室取下了大衣和帽子，拿出來放在桌上，但當我看見那西裝朋友惡狠狠的注視我時，我只得吃力的抵起脚跟把大衣給經理穿上了。

「經理，還有手杖。」一個練習生急迫的拿着手杖跑來對經理說，說完又向我扮一個鬼臉。

朱經理表示他的憤恨後，出去了。

經理走後，他們就滔滔地發表自己對我的見解，我成了衆矢之的，嘲笑、諷譏、斥責，我都不敢

還口。

街燈亮了，我爲要避免他們惡毒的輕薄的嘲弄而踱到窗邊，各式各樣都已呈現在虛幻的顏色中間，人力車夫載着紳士在狂奔，三輪車夫踏着權貴在

豬的故事

沈雲崗

在我鄉，豬是農家的副業，每個農家大都養着一二頭，也有養着七八頭的，但並不多見。

三十年三月，父親上了一個好友的當，被他背信捲逃了一筆存儲已二十多年的款子，禍不單行，在同年七月裏，一個親戚又對他下了一齣下石的把戲，父親氣傷了心，在八月裏就懷着滿腹的怨憤回到鄉間。說是：「吸口新鮮空氣！」

其實，那裏有新鮮空氣呢，市鎮是亂紛紛的，鄉間也並不清靜，市鎮的空氣中散滿了汽油味與煤灰，彈壳與火藥，鄉村的空氣則夾雜了槍聲與悲哭，血腥與籟聲！

於是，他即在故鄉洗劫之後感到失望了，起初，他憤恨，他時常唱着雄壯的歌曲遣悶，後來

飛跑。

而有一匹馬，也被車夫帶上了一列車子，喘着氣，拖着一個大腹便便的人物開始在虛幻的顏色中奔跑了。

他忽然轉變沉默而消極了，他養了一頭豬，自己天天提着豬桶去餵食，有時用竹竿在河浜中撈些水草給它當零食，有時也到鎮上買些豆糲給它當薄粥。

那蠢東西真是常常會使人失笑，肥肥胖胖的身體上長着一個醜陋多紋的嘴臉，耳朵長得大，鼻頭長得大，偏偏二隻眼睛「得天獨薄」小得成了一條線，好像一個小丑在主人的面前獻着殷勤而忘記了自己的眼睛，也好像一個輕薄的浪子在調戲娘兒們，更像是馬路上的妓女，在對一個過路的客人眉來眼去一般。

一桶食拿來了，「滴滴塔塔」的倒下豬槽裏，臃腫的身從污泥中慢吞吞的爬起來，搖搖擺擺地到豬槽邊，「連噉連噉，踢土踢土」的吃光，搖了

搖尾巴，表示一下滿意的神氣又在污泥中躺下去！

有時，我們喜歡與它打趣，用一根棒把它在污泥中趕起來，又在它背上不停的抽着，起初，它總是用沉默的態度對付着，後來大概痛楚滲入了皮肉，「咕咕咕」的叫起來，踉蹌着躺到一個很遠的角落裏。

父親，他對我們這種舉動是憤恨而要怒罵的，有一次，他憤恨地說：「你們欺侮不能說話的畜牲，就是欺了廝農的奴隸，卑鄙的小鬼頭。」又有一次對我們說：「打一次便是三日白餵，糠、麸皮、豆粃……」他說到此地，我們都從他脊下溜了。

我們在走得遠了後，常常偷偷地對着他的後影嬉笑，我們不笑別的，我們笑的是他學會了隔壁老馬的話。

提起老馬，我們不得不起他這個人來，他是短小瘦削的「矮老頭」有一撮鬚鬚，腦袋很高，顯然是一個聰明的傢伙，他看見我們所養畜的豬很歡喜，他常常對我們說：「我以前也養豬哪！養的豬只有四個月就可滿一担半，這利息很大，豬是很順

服的畜牲，我們不可抽牠，抽它一次便是三日不長，二次即六日……」

可是，我們從不肯聽他的話，還是常常歡喜偷偷的鞭撻它。

他有一個主人，老馬是他主人的雜差，他的主人真够神氣哪，肥肥胖胖的大個子，派頭固大，「翻司」也漂亮，在那時做着一個「清高」的「地方教育行政長官」。

他很會演說，有一次我會經到他那裏聽過講，講詞記不清楚了，只有在演說最激烈，最緊張，當他面紅耳赤，咽沫四濺，踢着地板的時候，有一句還不會忘記，該是：「我是×××派來的。」

真的，這句話在當時真够威風凜凜，我在人羣中看見四圍的人都臉色變了，各人的臉都緊張不安起來。

我大概也受了當時的影響便感到對這位先生佩服起來，×××派下的還會小嗎？決不會；決不會！他是衆人以上的人，我常常如此思想。

不久，這種思想又漸漸懷疑起來，爲要了解起

見，我就問老馬：「你主人幾歲了？」

「二十八歲。」

「你主人原籍在什麼地方？」

「江北。」

「他每天幹些什麼事？」

「沒有事罷。」老馬想了一想：「除了演講以外，他常常睡着給姨太太裝烟，在吃飯時立一下坐一回外，整天睡着。」

「他是不是×××派下來的？」

老馬推推我的肩忽然哈哈地笑了：「這個我怎麼知道！你去問他自己。」

我就在他的揮手下退了出來。

一天，那個老馬的主人惶惶着眼睛忽然躡到我們的豬圈邊來，我們由於貴賓的到來，而走到豬圈的後面躲藏着，暗暗地注視着他的行動，只見他在棚邊站了一會，對背後的老馬說了幾句就走開了。

「什麼話？」我立刻上前抓住了老馬的臂膊問。

「沒有什麼，他說，這塊地方被你們弄得不太衛生了，臭氣充天，薰壞了他的鼻子，他明天要叫警察強制你們清除。」

「那麼我們的豬不能養了？」我驚奇地說。

「當然！他是最衛生的，一日起碼淨十多次手，這個地方怎不使他生氣！」老馬走了。

「唉，」我嘆了一口氣，回到家裏講給父親聽，父親沉默地冷淡的笑了：「自己身上的污穢還不覺得，倒要管人家的衛生不衛生了！」

「噫！」我的叔叔警覺地說：「又是官話！」

「官話是官話，在這時勢總是他們兇，我對養豬也不感興趣了，拆除了也罷！」父親說。

於是我們喚了幾個鄉人到後園先將豬放出來然後用鋤頭拉去了污泥，叫一個鄉人請豬老闆出來。

豬老闆還沒有來，豬是跑到竹園裏去了，一羣人都在做着破壞的工作。

「去看看豬吧，不知怎樣了！」我的哥哥拉拉我的手。

我們就走進竹園，在各處望了望，忽然哥哥大笑起來：「你看，你看。」

我向他所視的地方看去，啊！原來豬在一個淺沼中洗澡呢，淺沼中有幾塊小石子，它真在把身子向石子上擦着，慢慢地清潔了。

「豬也不是喜污濁的東西。」哥哥說：「因為它只不過人給牠的環境，於是它醜陋了。」

豬老闆來了，衆人都對豬很贊美，當一個粗繩

綁縛了那肥胖的前後腿時，那蠢東西大叫起來。

「哈哈！」一個聲音飄來，我向西看時，原來是那個地方教育行政長官！



詩歌

青年歌

胡樸安

少也是青年，老也是青年，不老不少亦青年，身體非青年，精神是青年，容貌非青年，文章是青年，問渠何以能如此，我且爲君言其所以然，過去皆如霧，未來皆如煙，只如剎那之現在，努力抓

住莫棄捐，譬如渡大海，彼此共一船，無老無少齊努力，自然彼岸在眼前，過去吾不追，未來吾不言，現在緊抓住，年歲自忘焉，筆一枝，詩一篇，真實之語無虛僞，浩氣磅礴光瀾天。

祈太平

胡樸安

東風也不晴，南風也不晴，西風也不晴，北風也不晴，有風也不晴，無風也不晴，終日連綿雨，黃昏到天明。縱然偶休歇，煙霧再再生，何時霹靂

一聲驚，轟開煙霧天氣清，衆水歸壑大地平，好鳥和聲枝頭鳴，吃飯睡覺人人寧。

桃花源曲

胡樸安

晉室紛紛亂五胡 迷離春色太模糊
蒼皇戎馬今何世 樓閣仙山乍有無

【北中呂粉蝶兒】風暖雲高。遍春山晚霞籠照。
醉東風萬樹天桃。轉流鶯。飛乳燕。中夾着清溪一道。春水三篙。趁新晴泛舟遊釣。

【醉春風】水盡路多迷。山深花更好。白雲冉冉見人家。有竹樹環繞。環繞。只見那茅屋藏山。柴門臨水。夕陽斜照。

【普天樂】見幾個古衣冠。閒吟眺。氣清神靜。黃髮垂髻。足不入是非場。心不感名利擾。穩住深山無人到。管甚麼歲月滔滔。試看那雲峯四疊。良疇萬頃。嫩柳千條。

【紅繡鞋】問來往賓朋多少。笑山中盡是吾曹。和衷共濟賽同胞。雲藏林屋古。日麗黍禾饒。樂豐年心閒眠睡早。

【滿庭芳】入門來殷勤禮貌。呼鄰招友。雞黍盈庖。此中人語多玄妙。不知漢魏何朝。春意暖園林

啼鳥。夏陰濃池柳鳴蜩。秋光皎。飄飄瑞雪。四季總陶陶。

【上小樓】想當初避秦來到。竟忘却年時多少。只在此鑿井耕田。玩水遊山。伐木誅茅。身縱勞。志不撓。登高舒嘯。嘆紅塵幾人同調。

【十二月】那漁翁塵心未了出仙源。世事空勞。昨日是塵寰路隔。今日是仙境途遙。凝望處雲山杳靄。夢魂中烟水寂寥。

【堯民歌】描不出滿懷懊惱離雲巢。重來聽鼓角中原馬蹄驕。曾記得當年臺榭鬧笙簫。今日裏頹垣敗瓦火頻燒。號咷。哭聲振四郊。這悽慘向誰道。

【耍孩兒】既不能重尋仙境舒長嘯。只落得窮途潦倒。兵戈滿目饑烏叫。進不能退又無聊。那裏有疎星朗月清涼夜。到處是血雨腥風黑暗朝。只賺得成羣狐兔。頻添了一派腥臊。

【尾聲】戰雲四野低。殺聲一陣高。這桃源本是虛無縹緲。只博得千古文章爭慕陶。

最新編印 ◆ 資料最新

日新
青年
文選

散文 小說 詩歌 選集

家的召喚
聖潔的靈魂
新 生
小 主 婦
童 年 的 夢
長 春

徐蔚南編 徐蔚南編 徐蔚南編 徐蔚南編 徐蔚南編 徐蔚南編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日新
小說
叢刊

戀愛奇情小說 美國雜誌精華 濃縮偵探小說

小家碧玉
紅印人之歌
雜貨店血案
古屋疑雲

鄭狄克譯 鄭狄克譯 鄭狄克譯 鄭狄克譯 鄭狄克譯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日新
作文
叢刊

作文大綱一千題
虛字用法及練習
文句構造及修飾
古文筆法精選

朱翊新編 朱翊新編 朱翊新編 譚正璧編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定價低廉 同業批發 特別優待

上海日新出版發行